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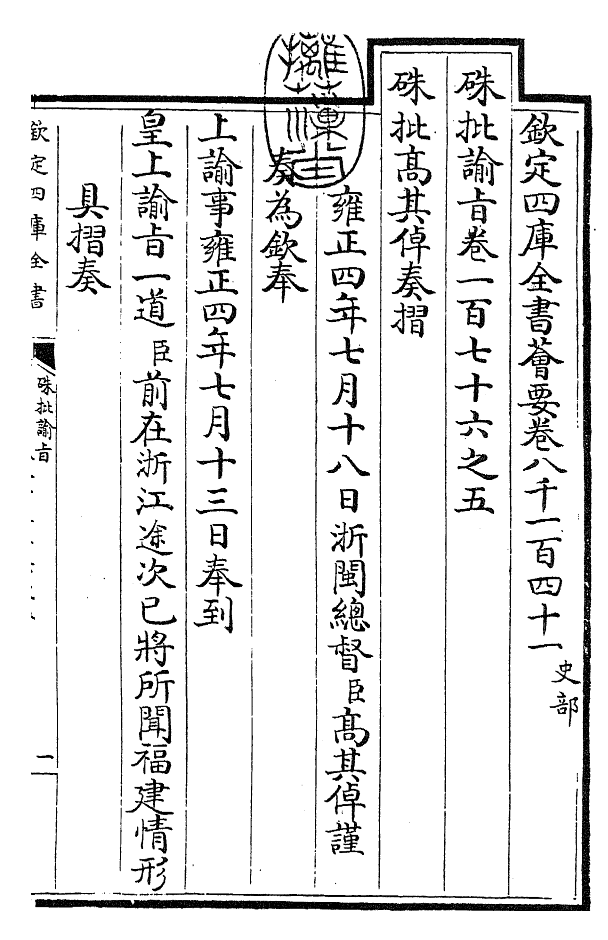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六之五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一百四十一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六之五

硃批高其倬奏摺

雍正四年七月十八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四年七月十三日奉到

皇上諭旨一道臣前在浙江途次已將所聞福建情形

具摺奏

聞及到閩省其諸事與前所
奏所聞皆符惟永定縣殺守備及知縣自盡一節實
無其事係是訛傳至省城姦民閧鬧巡撫轅門一
節實因米價漸貴撫臣毛文銓持重不肯早糶後
雖發糶而米數不多姦民遂爾閧鬧其意專在於
要多糶倉穀亦有減價之言毛文銓起初即行拏
懲甚是但不應遽免其枷號然責後已死三人尚
可使之稍畏至米價先是每斗一錢一分不應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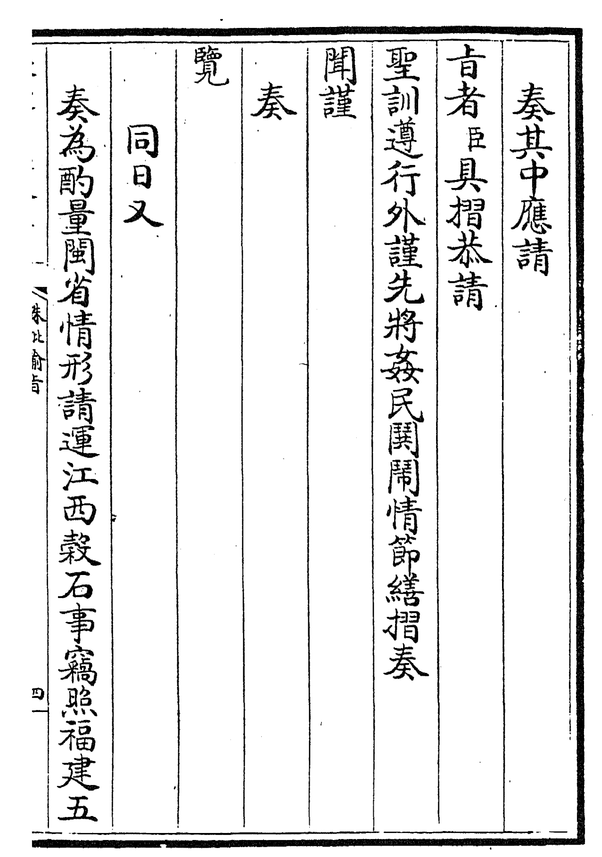
為一錢臣正在繕摺具
奏欽蒙
毛文銓實係無能為人也在閩備員而已倘或於爾有
掣肘處據實具奏以聞
上諭頒至此一節實欠風力誠如
聖諭且米價減糶太多乃福建省一大病福建近十餘
年来省城米價至賤皆賣一兩一二三錢不等賣
至一兩者極少而歷年督撫布政司圖悅衆口所
定之價多者一兩少者九錢二三分再去礦價只
有九錢八分及九錢之價存倉雖至豐年不能買

補是以有出無入雖稱不虧空其實虧空不能買補此減價一節既長刀風又虧積貯實為不是至姦民敢鬧巡撫不法已極臣一到閩省即思嚴拏杖斃且為首一十七人原單姓名具在按名鎖拏其事甚易但臣細查彼時姦民鬨至轅門亂喊街市之人皆在左右觀看及至要拏之時將備弁兵未免慌張從内喊出拏人姦民聞聲早已先跑撓入觀看人内不可復辨所拏之人多不係鬧轅光

首處之不足懲姦而無干杖斃反啟衆人不服之心臣故爾中止臣又訪聞彼日有一人打巡捕官又有一人手揮蒲扇大吽巡撫毛文銓之名而罵此二人皆實是光首不在所拏之內臣暗暗查訪畧有蹤跡但隔日久拏人最恐枉抑必俟訪確之後嚴拏審明即行杖斃以懲刁風庶幾可以示警容臣查確辦理具
奏嗣後時時事事留心一有此種姦民不拘省城外
是

府嚴查確拏為首之人立時枷斃附從者嚴懲此是閩省第一最要之著勸懲挽回之機全在於此臣必仰遵

聖訓竭力為之斷不敢使法弛民縱再臣雖到閩未久看其光景不但米貴鹽亦大貴不但民情不好紳士兵丁風習皆甚不好以至如臺灣如海洋如錢糧如獄訟各項種種以臣愚昧之見似皆未允帖種種惡習敝政皆朕所深知者勉力為之種種頭緒甚多容臣一一隨辦隨



奏其中應請

旨者臣具摺恭請

聖訓遵行外謹先將姦民鬨鬧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酌量閩省情形請運江西穀石事竊照福建五

六月間米價昂貴民食稍艱仰荷我
皇上特頒
上諭諭江西撫臣裴𢖫度將江西存倉之穀碾米十五
萬石速運至閩省交界地方先期知會閩省督撫委
員領去分給各地方以濟民食欽此仰見我
皇上愛民如子閩省數千萬生靈咸在
覆載全活之中闔省人民感戴踴躍所有
奏謝情節臣等另行

奏達外臣查閩省今年四五月間雨水過多早稲已
插之秧俱多爛損重新再插有穀之家見此光景
顧慮缺乏不肯糶賣以致在在米貴民情惶惶及
到五月盡六月二十日以前又復缺雨早稲將秀
不得滋潤晩稲待種不能插蒔又通省倉穀大半
存價實貯者止有三四分眼前之平糶難停將来
之收成難望撫臣毛文銓是以揖請借運江西之
米今自六月二十日以後大雨滂沛到處霑足從

前竟有茲年先景今忽變而為豐年氣象各處早
稻現皆成熟俱有八分收成晚稻已種者禾苖茂
盛未種者現在插秧泉漳二府以前每米一石賣
至四兩及三兩九錢者今賣一兩七八九錢不等
福州府每米一石賣至二兩及二兩以外者今舊
覽雨澤應時米價頓減朕懷深慰前於五月初間閩
米賣一兩八錢新米賣一兩五六錢延建邵汀四
省光景即經有旨云爾一入境必蒙
府米價亦俱減少人情大安省城平糶之米臣已
上蒼昭示徵驗今果然矣期共勉之
令止糶此實我

皇上憂民之誠感召所致惟是閩省米少積貯為第一

根本要務以前惟憂乏糴今則應籌實倉查通省

倉穀為數不少皆能實貯何憂米貴今皆十之三

四又復平糶且恐所存不實不容不急籌補足以

實根本除現在各處倉穀臣竭力徹底確查一一

核實（好）嚴懲力補外臣就閩省情形熟籌所運江西

之米應請改運穀石方可久貯但查江西福建雖

係接壤中隔大山水陸相間輓運匪易若改為穀

石則十五萬之米易而為三十萬石之穀其事愈難矣臣再四詢訪若將江西穀石用大船由長江載至鎮江再到蘇州一帶用海船載至福建之福興泉漳四府秋間北風起時半月可到似屬便捷此米到時再并臣前

奏運溫台倉穀七萬石皆以填補福興泉漳四府之倉其延建邵三府尚屬産米之處其倉穀可以本地買補獨汀州一府既産米頗少而海運不通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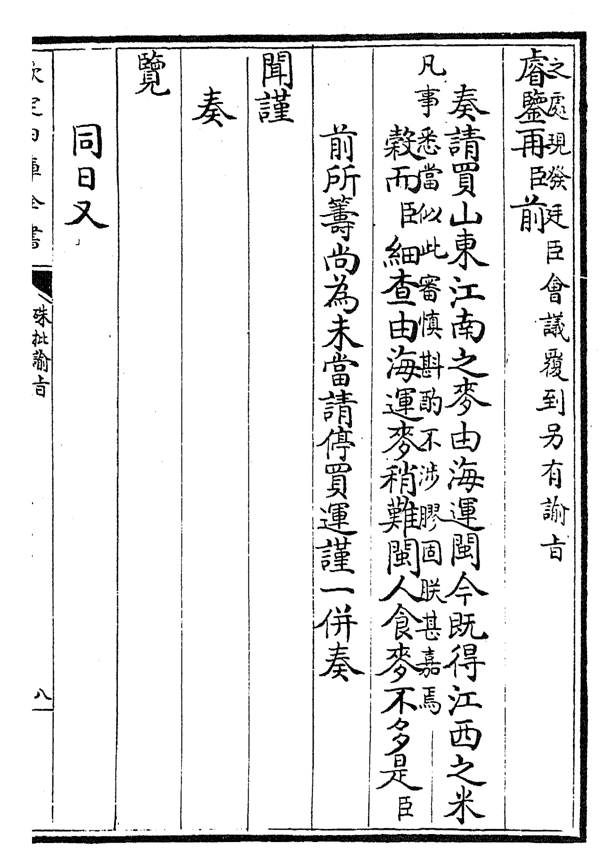
難籌畫容臣熟籌再行奏

聞以臣愚昧之見江西之米改為穀石由長江運至江

爾此議甚是已有旨矣

南由江南之蘇州一帶出海運閩於閩省積貯有益臣隨遣員持咨咨明江西撫臣其已經碾運之米仍運到界上臣等接運入閩此項米石臣意即留貯邵武延平二府各倉以之給散兵米而二府各州縣今年應徵之兵米改徵稻穀以補倉儲一轉移間亦可補實積貯至江西省尚未碾運之米

暫停碾運已具摺請改運穀石俟奉
旨之時再欽遵奉行等因一面移咨外臣謹一面將備
細情節繕摺請
旨臣更有請者江南蘇松二府倉穀之多少臣不能知
若二處之穀稍多敢乞
所事不必如是輾轉更易業經有旨飭諭江西巡撫將
聖恩若將江南蘇松之穀發三十萬或二十萬石由海
已碾運之米如前直運閩省未碾運者改穀運至江南
運閩而以如江西之穀一水運還江南之倉更為便
交爾等接運此外將蘇松米穀再備若干石接濟閩省
捷臣未知的確不敢妄請是否可行伏祈



之處現發廷臣會議覆到另有諭旨

睿鑒再臣前

奏請買山東江南之麥由海運閩今既得江西之米

凡事悉當似此審慎斟酌不涉膠固朕甚嘉焉

穀而臣細查由海運麥稍難閩人食麥不多是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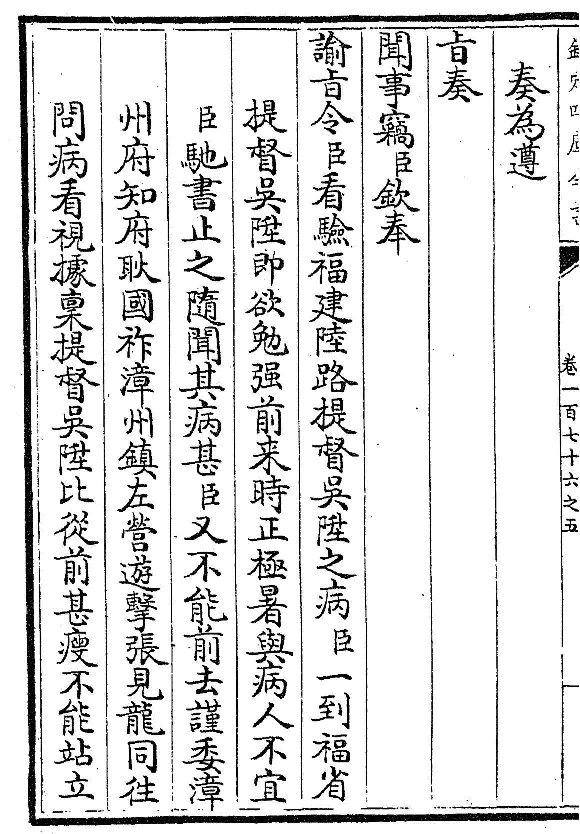
前所籌尚為未當請停買運謹一併奏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遵

旨奏

聞事竊臣欽奉

諭旨令臣看驗福建陸路提督吳陞之病臣一到福省

提督吳陞即欲勉强前來時正極暑與病人不宜

臣馳書止之隨聞其病甚臣又不能前去謹委漳

州府知府耿國祚漳州鎮左營遊擊張見龍同往

問病看視據稟提督吳陞比從前甚瘦不能站立

飲食大減左目先前朦翳今右目亦不能見物等語臣看得吳陞之病已深日漸衰羸雖居官素優今力不從心提督職任緊要難以支持臣謹將實在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提督吳陞患病已深知道了另有旨矣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仰懇
聖恩請調中軍副將事竊臣到福省查督標兵丁習氣
頗驕一切操演止是故套臣思加以約束整頓中
軍副將一官臣實資指臂之助現在中軍副將李
惟揚人小心弓馬好但辦事遲鈍又奉
旨交臣帶来以副將用之康陵福建情形頗熟但係本
土之人少存瞻顧之習以臣愚昧所見此二員於
中軍副將皆未相宜臣從浙江過時見嚴州協副

將李郡營伍井井人甚明白且曾久在福省兼任
臺灣各處情形頗熟臣從得人起見仰懇
聖恩請將李郡賞調臣標中軍副將即以李惟揚調補
嚴州協副將一轉移間臣實獲指臂之助為此繕
摺請
旨謹
奏
是日清晨朕降旨擢用李郡為總兵適於午間爾奏齋

到李郡原係出色好員但南贛緊要非伊不可爾標中軍一缺如以康陵謂不甚相宜更於各協營搜訪侯得人時再行奏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詳記拏賊勞績拔補千把事竊查千把一官為兵丁進身之階武途儲材之地頗關緊要遴選不可不加詳慎其漢仗弓馬辦事行走固所當論但臣思

閩浙二省山海交錯盜賊甚多若以拏賊之勤怠為拔補之憑據則各處弁兵必更加鼓勵緝捕愈勤臣已咨會兩省提鎮飭行各將備嗣後各營把總兵丁有能實力擒拏賊盜者查明人數具文詳報發臬司衙門如審係實盜臣即將本弁兵登簿記明提鎮以及將備亦各立簿登記俟有千把缺出即將拏賊弁兵送考擇其拏賊尤多弓馬嫺熟盡心營伍者拔補千把庶各弁兵皆踴躍功名羣

相奮勇勤於捕賊於地方有好裨其現在各營千總亦如此記明俟年滿之時亦以此考其勤惰分別保送按事考勤似實而有據即保送之人亦難架空庇徇所有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日前李衛亦有類斯一奏部議恐武弁因此樂於地方多盜不允所請部議雖亦有理朕特命暫於浙省試行

令卿鼓舞兵弁之見與朕意同也此一事更有堪發笑處偶示卿知兵部司官初定駁稿與尚書蔡珽看蔡珽云當再斟酌妥議該司官竟不列伊銜名即送吏部會題所以覆本進呈伊竝不知朕覽所列銜名獨無蔡珽諭問其故方始察出現將司官議處豈非大笑談乎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地方風習為第一緊要之事臣到閩未久雖

未詳知然看福省文官多要詞訟之錢且多懶緩之習武員任用親友疎於防閑袒庇兵丁不敢管束鄉紳士子好者固有然每多攬勢好利主持詞訟之人是非議論多徇偏私兵丁技藝頗生習氣驕縱水師提督藍廷珍做官操守固稍平常然操練頗勤管束稍嚴郭㐮等即思刼其衙門以圖報復從前督標兵丁因催完所借庫銀即出城站隊以挾總督雖老成歷練如提督吳陞於管兵亦頗

失之寬假通省兵氣在在皆驕至於各處之民習尚狡詐動輒聚衆制官今年借米貴應糶為詞鬨鬧巡撫轅門其外府州縣恃衆抗官者甚多種種風習皆為不好臣仰承

聖訓亟思竭力挽回欲將文武屬員臣察其尤者即加參處俾衆知警然後加以教戒其紳士之内最有品行者加以禮貌以示敬奬其不肖者先加戒勉若仍不悛即行參處以示創懲至於兵民之習非

僅僅教戒所可感化必先嚴加懲治示以禮法庶可漸使斂戢知有綱紀但繩之太急亦恐滋事臣不敢以急遽無序處之然亦斷不敢因循苟且使之流而不返有負

皇上簡畀封疆至意所有閩省風習情形臣謹繕摺奏

聞伏祈

皇上教誨指示謹

奏

自卿莅閩後朕不為海疆憂念矣此奏欣悅覽之在他人或慮其徒弄虛文而無實際在卿則確信言行之必相符也徐徐不間為之

同日又

奏為請開臺灣遏米之禁接濟泉漳民食事竊查閩省泉漳二府向資臺灣之米以濟民食自朱一貴變後巡臺御史等恐其運出接濟洋盜又恐聽民搬運以致臺灣米價騰貴或生事端遂禁止臺米

不許過海泉漳之民有米無米在所不顧殊不知臺灣地廣民間所出之米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用民人用力耕田固為自身食用亦圖賣出賺錢一行禁止則囤積之米廢為無用既大不便於臺民而又不便於泉漳之百姓究竟泉漳之民勢不得不買臺灣之民亦勢不能不賣查禁雖嚴不過徒生官弁兵役索賄私放之弊臣愚以為遏米之禁似宜酌籌變通臣查開通臺米其益有四端

一泉漳二府之民有所資藉不苦乏食二臺灣之民既不苦米積無用又得賣售之益則開田愈力三可免泉漳臺灣之民因米糧出入之故受措勒需索之累四泉漳之民既有食米自不搬買福州之米福民亦稍免乏少之虞 臣謹將應行開禁情節繕摺請

旨至開通米禁有須防之處二端亦不可不加詳慮其

一恐泉漳之民任意搬買或致臺灣米貴查臺地

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食嗣後應於冬成之時詳細確查若臺灣豐熟即開米禁倘年成歉薄即禁止販買雖年歲稍豐而一時偶有米貴情形臣亦即隨時查禁必不敢疎忽滋事其一恐買米之船接濟洋盜查海洋之中刦米為盜者頗多買米為盜者實少閩地歷來諸臣既於此緦緦過計臣亦不敢不於此詳細周防嗣後泉漳之民過臺買米者俱令於本地方報明欲往臺買米若干載往

某處販賣取具聯保詳報臣等衙門即飛行臺灣
及所賣之府縣兩處稽查如有不到即係偷賣必
嚴懲聯保究出本船之人盡法重處如此查防自
不致接濟洋盜臣謹再將備防情節一併奏
聞謹
奏
九卿確議具奏
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蘇祿國王進表效貢事雍正四年八月初三日臣據

晉江縣禀稱七月二十五日有蘇祿國貢船一隻

到晉江縣日湖港地方據蘇祿國進

貢正使龔廷彩禀稱彩原住泉州府城於康熙壬辰

年往呂宋國貿易不意本利耗蝕逗遛外國去歲

由呂宋到蘇祿蘇祿國王親諭以

聖明在上遠慕

德化欲圖進貢不識水路命子民同伊國臣阿石丹并
通事楊佩寧賫土産前来以子民為嚮導給有番
銜照身令子民為正貢并船上番人及小厮計十
一人唐人舵工水手三十一人帶有些少海參蚌
殻燕窩胡椒巴仔子等物於七月初五日由蘇祿
開棹至七月二十五日就泉州日湖港泊船等情
并單開進
貢之土産表章一道大珠二顆燕窩一箱玳瑁一匣

金花支踏一匣竹布一匣上㓜牙卅一匣上㓜喝茅一匣籐席二領番刀一對白花曲劍一對番標一對活猿一對等情到縣除俟該船進港查明另報外緣係外國仰慕
聖化浮海進貢合先具報臣隨飛飭調入内港確查人數貢物并飭弁兵防護去後續據晉江縣禀稱蘇禄貢船於八月初四日乘大潮水放入内港卑職於初六日親至伊船點驗雖番人禮儀草率而輸

誠歸化之念溢於顏面其番官名阿石丹約四十
餘歲檢看其貢物與前單所開無異表文有二摺
一係番文一係漢文所遣充正使之龔廷彩係晉
江人十五年前至呂宋後至蘇祿蘇祿國王遠慕
聖化遣其同阿石丹進貢等語臣復飭該地文武加意
防護從優撫恤外其進貢之處仍照例由巡撫衙
門具疏
題報臣查蘇祿國隅越重洋係海外從不通貢之邦

我

皇上聖德洋溢其王毋漢末毋拉律林慕

化歸誠臣謹將情由先行繕摺奏

聞其漢字表文臣亦另照寫一通進呈

睿覽至蘇祿國王雖以襲廷彩充為正使固是敬重

天朝之人之意但實係閩商將來起送之時臣意仍應

將表文令阿石丹齎捧合并奏

所見甚是殊屬允當之至

聞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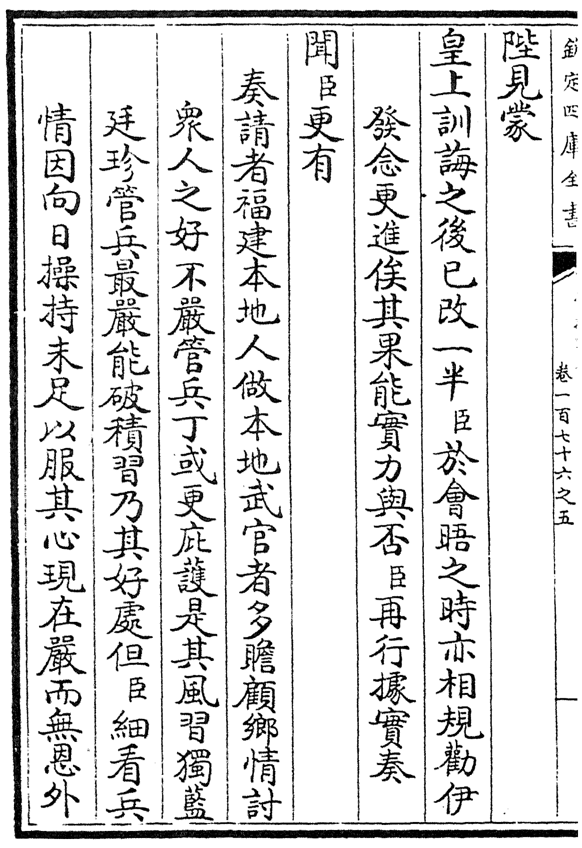
奏

覽該國表文具一片誠敬嚮慕之忱甚為可嘉已飭諭沿途官員優待来使到京朕自加恩以示懷柔於其回閩後務令歡喜稱意旋歸本國可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於水師事務實為諳練但向来性貪好利自伊



陛見蒙

皇上訓誨之後已改一半臣於會晤之時亦相規勸伊

發念更進俟其果能實力與否臣再行據實奏

聞臣更有

奏請者福建本地人做本地武官者多瞻顧鄉情討

衆人之好不嚴管兵丁或更庇護是其風習獨藍

廷珍管兵最嚴能破積習乃其好處但臣細看兵

情因向日操持未足以服其心現在嚴而無恩外

畏中離此處稍有關係容臣與之見面時密密緩
言俾稍濟以恩誼畧示以和平然其人頗具勇邁
之氣言之恐難即入仰乞
皇上於藍廷珍奏摺中
賜以教訓自必敬凛遵奉實於封疆營伍大有裨益臣
謹冒昧奏
聞謹
奏

評論藍廷珍可謂至公且當朕自時加教誨但恐伊質性粗濁未必能領畧耳俟訓諭之後觀其能否聽受遵承再奏以聞

同日又

奏為奏

聞運麥事竊臣前到浙省聞福建米價大貴六月又復缺雨倉穀大半存價人心不安深屬可慮惟有速備米糧為第一急務是以具摺

奏請撥運温台之穀又請買運山東江南之麥由海運閩接濟及臣抵閩境六月二十日以後大雨普遍早稻全登晚稻皆插米價漸平又蒙

皇上軫念閩民頃據汪漋奏稱江西今歲薄收不能如數運送朕復諭特命江西撫臣裴𢕟度碾米十五萬石以濟閩民閩民廷臣酌商截漕以濟現在尚未議定務令設法足數運閩之歡欣踴躍人情大安臣因細查閩民雖亦食閩備用也麥然不甚嗜之又海船比河内之船艙中稍為潮濕臣恐買運之麥民不多食難於售消且一經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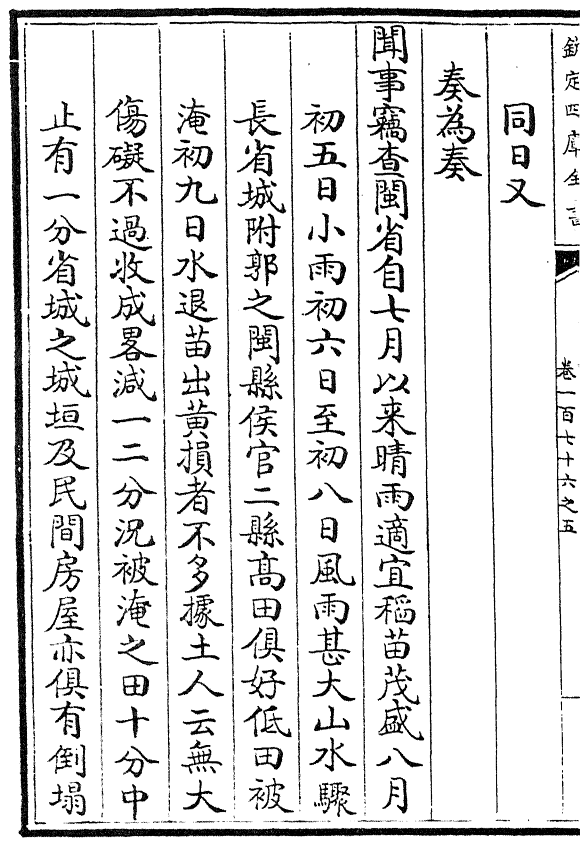
溼堆積易壞故臣又摺請停運今接部文運麥之處欽奉

特旨准行且命山東江南撫臣先為代買

皇上所以軫念民生無微不至臣又細思歷來閩省大約一歲所產之米不敷一歲之食其勢必資借於外省今山東江南之麥雖不敢多運亦不妨少行試運到閩看閩民買食如何海船中滲溼妨與不妨果有益無益可行不可行即此可得一實據若

朕為此節時刻不能釋懷當熟加籌思閩省或有未盡之地力亦不可不知

不可行自不敢再行儻如有益將來即可備籌濟
閩省之一策臣謹行遣員持銀到山東欲運麥五
千石江南五千石令其到閩試行謹將情節繕摺
奏
聞謹
奏
試行看諒来米麥均堪食用豈有無益之理但海船潮
濕恐致霉浥此說亦不可不慮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閩省自七月以來晴雨適宜稻苗茂盛八月初五日小雨初六日至初八日風雨甚大山水驟長省城附郭之閩縣侯官二縣高田俱好低田被淹初九日水退苗出黃損者不多據土人云無大傷礙不過收成畧減一二分況被淹之田十分中止有一分省城之城垣及民間房屋亦俱有倒塌

者並未傷人其福州府屬之福清長樂閩清興化府屬之莆田仙遊等縣亦俱報大雨發水其情形與閩縣侯官相同惟福州府屬之連江縣據報蛟水驟發城內低處水深一丈七八尺城鄉共淹斃人口一百九十五名口民人房屋漂流者四百三十戶倒壞者一千六百九十餘戶營房被水衝壞者一百一十六戶城垣倉房俱被水衝壞倉穀兵米有漂流者有浥濕者田禾多被衝壞淹沒又羅

源縣報稱蛟水大發山崖塌下壓斃人口共七十六名口廬舍寺廟橋梁被水衝壞者甚多低鄉田禾皆被水淹等語撫臣現盬文閳臣即遣福州府知府胡承謀前往親身踏看如果被災即酌量其人户動銀穀給恤接濟隨據稟稱連江縣被水實甚其被災稍重之兵民現酌動銀穀逐户給恤其被淹田地皆為水占且道路橋梁衝壞難行現在崎嶇遍行踏看其倉穀漂流者一千五十餘石餘

俱浸濕現在曬晾兵米浸壞者一百四十五石至羅源縣被水比連江頗輕查係起蛟山崖塌下壓壞人口房屋此一帶人户俱多係有産之家不甚貧乏無庸給與銀穀其有一家二三口俱被壓斃者量給銀兩令地保買棺埋葬其田禾低處者水淹十分之中二分現在遍行踏看詳報等語八月二十二三等日臣又續據福州府屬之古田永福二縣及泉州府屬之晉江縣漳州府屬之龍溪南

靖長泰三縣福寧州及所屬之福安寧德二縣俱
陸續據報大雨水發城垣房屋間被衝倒人口無
傷低田被淹等情前來臣亦現令該管官作速細
查果否被災如實應給恤者酌宜料理臣細看其
所報情形皆不甚重惟連江一邑地當海口被災
雖不甚重亦俱當竭力賑恤嚴飭屬員實心奉行
獨甚其查報成災之處應由巡撫衙門具疏
題報外臣謹先將情節繕摺奏
聞再臣細細查問去年亦是七月內大雨發水稻禾因

雨水太大浸濕之後結實頗虛此亦米貴之由今又雨大水發恐稻子又似去年俟將來結實之後臣確查分數具摺

奏報即視其光景早行預先籌備料理不敢疎忽至及早籌思但得有救濟善策速速奏聞以便預行裁

當

酌

現在閩省高處之田未被水者十分之中八分有餘人民俱稱禾苗比去歲甚盛其被水淹之稻亦俱退出俟稍緩方能定其成數現今省城以及各府米價每石自一兩二三錢至一兩七八錢不等

江西之米現報運到交界者已有一萬餘石臣現

會同撫臣毛文銓委員接運臣所

奏撥運温台倉穀七萬石已由海運到三萬石臣謹

併行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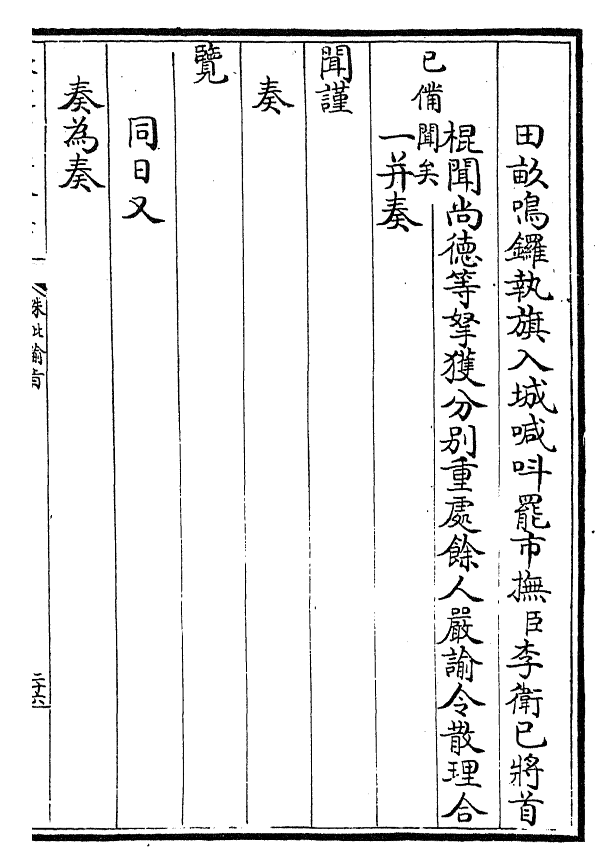
奏再浙江湖州府亦於八月初六七八等日大雨水

浙江情形業已悉知有李衛料理朕保不致謬誤可少

省心慮也長各州縣低田被淹其有補種之秧俱已爛損至

低田有竟未能種者臣現飛行詳查確實又七月

二十八日有仁和縣姦民因出甲光丁之銀攤入



田畝鳴鑼執旗入城喊叫罷市撫臣李衛已將首
棍閻尚德等拏獲分別重處餘人嚴諭令散理合
已備
聞矣
一并奏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福建金門鎮總兵謝希賢臣遵

旨定期俾赴京

陛見之處謹已繕疏具

題臣到任後細查鎮臣謝希賢於福建水師諸員中係二等熟練者亦算諳習水師之人但居官操守不好料理營伍平常伊有自備哨船三隻此等船隻皆影射營船奉差夾帶臺灣偷渡之人今年伊亦借稱買運米石到金門接濟兵民其實十停止

有一二停載到金門糶買餘者俱載到價貴之處

賣利自私又常遣營船四隻託名出哨在沿海一

帶裝載貨物做生意又好管地方上詞訟徇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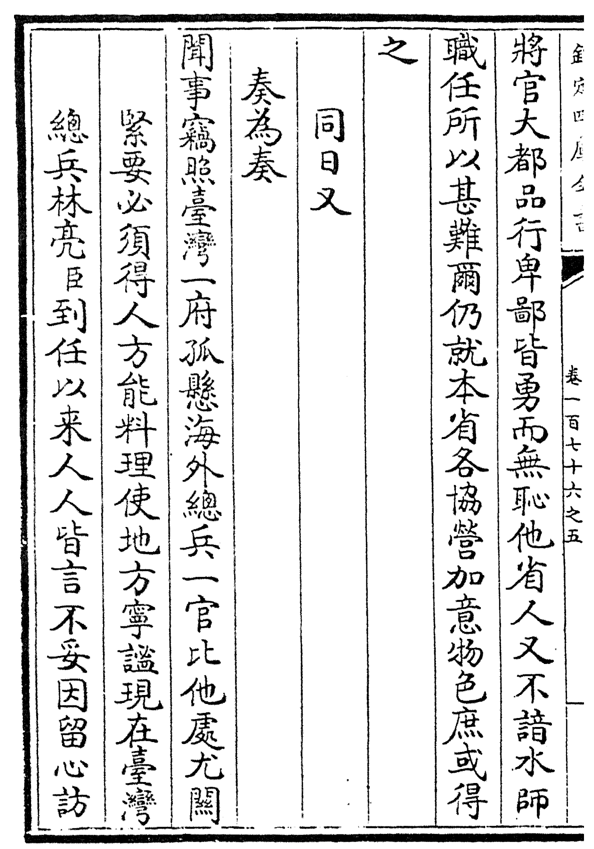
丁臣謹將其居官之處據實奏

聞謹

奏

謝希賢到京後朕審觀其人若猶堪勗勉加以教誨令

其旋任如係下愚之流則更選別員前來更替但水師



將官大都品行卑鄙皆勇而無恥他省人又不諳水師職任所以甚難爾仍就本省各協營加意物色庶或得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臺灣一府孤懸海外總兵一官比他處尤關緊要必須得人方能料理使地方寧謐現在臺灣總兵林亮臣到任以來人人皆言不妥因留心訪

察其操守雖不甚好然無狼藉之處惟於營伍兵丁不能整頓約束臣聞雍正三年林亮之舊友陳子芳與兵賭博爭鬧訴於林亮將兵鎖去衆兵不服譁譟欲拆毀陳子芳之房林亮即將鎖兵釋放令千把解和而散又雍正三年七月南路兵與縣役毆鬧署叅將柯英將兵責治衆兵赴府繳納甲胄林亮遣千把解和令散又林亮將一營兵革糧逐令過海到鹿耳門船上兵丁數十人將鎖兵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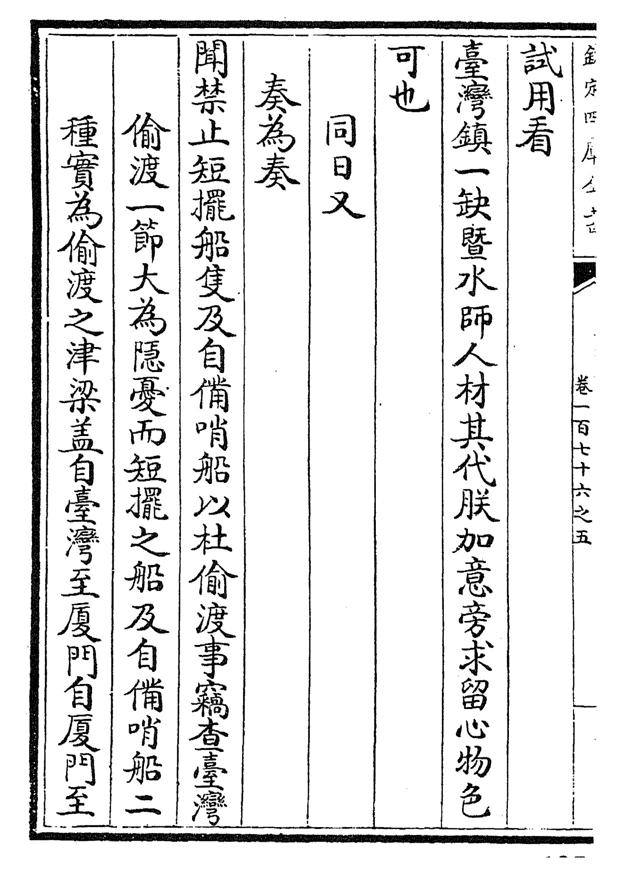
回開放後亦不究兵皆玩忽毫無尊畏營規廢弛又因水沙連番子殺人林亮恐傷兵丁將挨番境之兵汛那入裏面威望亦損如此之員久在海外臺灣地方營伍日就廢弛伏乞

皇上另簡一操守好寛嚴相濟之人庶臺灣得以整理至臣所見聞現在閩浙總兵之中未有能確勝臺灣之任者雖海壇鎮總兵朱文居官鎮靜然臣觀其才具亦未能勝臺灣之任臣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林亮原不愜朕意今已調用矣朱文粗俗庸材前曾向爾面諭實不克勝此任臺灣地方又必熟諳水性之員方始合宜朕所知者惟陳倫炯一人伊尚有求好之心雖非大器姑暫行委任俾且整理副將康陵再三教導以備將來之用茲以仇元正補授爾標中軍依朕觀之似係上等人材然廷對一面之頃亦未必即可為憑爾



試用看

臺灣鎮一缺曁水師人材其代朕加意旁求留心物色

可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禁止短擺船隻及自備哨船以杜偷渡事竊查臺灣

偷渡一節大為隱憂而短擺之船及自備哨船二

種實為偷渡之津梁蓋自臺灣至廈門自廈門至

臺灣俱必到澎湖此實臺厦之咽喉凡一切往来人貨自臺灣至澎湖可用杉板小船自厦門至大担門外亦可用杉板小船惟自澎湖至大担門外此中間一段洋面水寛浪大必用大船方能渡過向有泉漳一帶姦刁船户借稱往澎湖貿易駕駛趕罾大船名曰短擺既不到臺灣掛號又不到厦門掛號終年逗遛澎湖往来於大担門外有厦門不法店家客頭包攬廣東及福建無照偷渡之人

用杉板小船載出大担門外送上短擺大船渡到澎湖又用杉板小船裝載不入鹿耳門以避巡查徑至臺灣北路之笨港鹿仔港一帶小港幽僻無人之處上岸散入臺地此種短擺從前督臣俱經嚴禁雍正三年船户林合興等一十九船乘巡撫毛文銓初到情形未諳借稱澎湖人民需船裝運鹹魚糧米具呈請行澎湖副將董芳亦稱便民為之具詳毛文銓批司道議詳開禁泉州海防同知

馮璧亦隨詳請有方永興等一十三船亦一體准行不知澎湖魚米若到臺灣買賣原有杉板小船絡繹裝運不須大船若云此大船往澎湖貿易澎湖地方竝無出產無可販運不過為偷渡之人作接手耳況林合興等内中多有從前曾被查拏案尚未結實非善類又今年福建泉漳米貴廣東之米更貴董芳縱容短擺偷載臺米全賣於廣東不到泉漳是以米價益昂臣訪聞得每米一船索規

禮銀二十餘兩自副將以及汛兵俱分其利此短

擺之弊也至自備哨船水師提督藍廷珍金門總

兵謝希賢名下俱有其福建本省人為將官亦間

有自備哨船者往往亦載偷渡之人及私出之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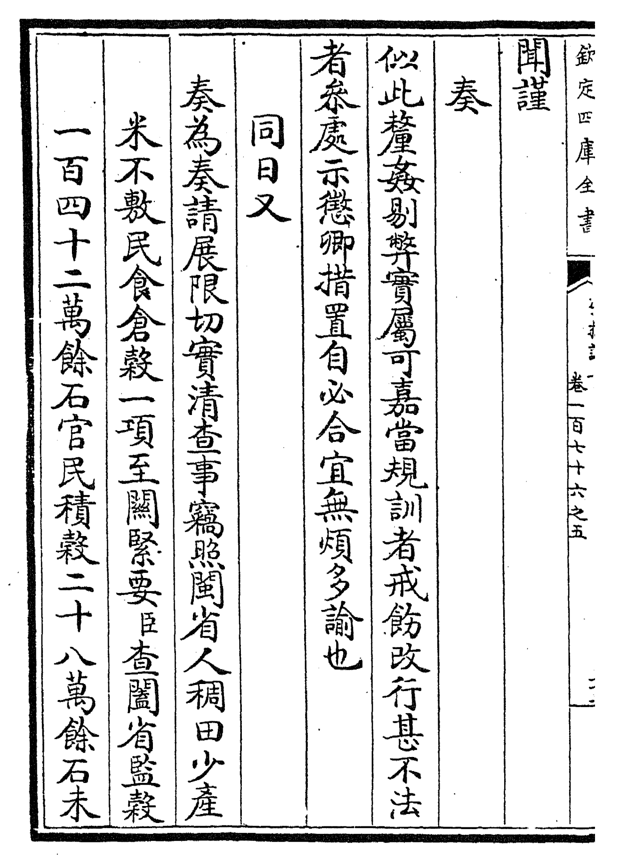
臣查提督總兵及將官若欲巡防自有本營兵船

可用若云係本地之人多有倚船隻貿易度日如

北方人之田土則應編入民間商船號內一體貿

易以便稽查豈容此不兵不民之船倚借營私臣

於提督藍廷珍相見時已將此船不應存留正言
規勸伊自願改悔不行臣查此短擺及自備哨船
二項實有病於臺灣已通行嚴禁飭巡查文武如
有拏獲者即解臣衙門親審究參至副將董芳營
私作弊同知馮壂水師提標中軍參將李若驥俱
一味因循隱徇巡查疎廢臣另具疏
題參外所有臣嚴禁短擺及自備哨船情節謹繕摺
奏



聞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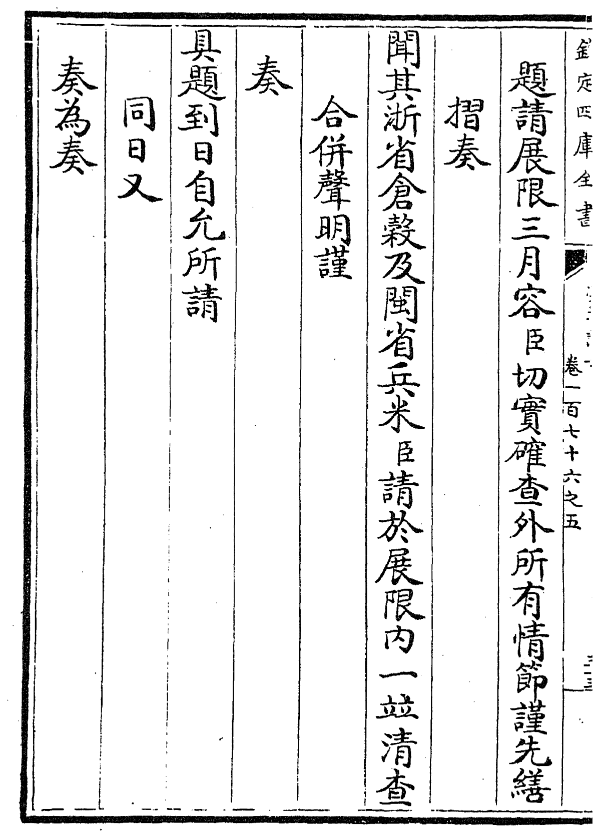
奏

似此釐姦剔弊實屬可嘉當規訓者戒飭改行甚不法
者參處示懲卿措置自必合宜無煩多諭也

同日又

奏為奏請展限切實清查事竊照閩省人稠田少産
米不敷民食倉穀一項至關緊要臣查閩省監穀
一百四十二萬餘石官民積穀二十八萬餘石未

盡實貯有從前各官交盤以價銀存貯者有借碾
兵米未經徵還者有從前督撫批行平糶以及碾
米運赴浙江未曾買補者有今年因米貴發糶者
甚好必徹底清查方能水落石出從前地方大吏誠屬
種種不一臣必竭力徹底查清應參賠者參賠應
罪不容誅也
籌補者籌補不但欲查令處處清楚且欲酌買一
一實貯惟是總督到任例限三箇月具
題保結為期少促地方甚多遠近不一若依限具結
恐不能清查到底臣現在具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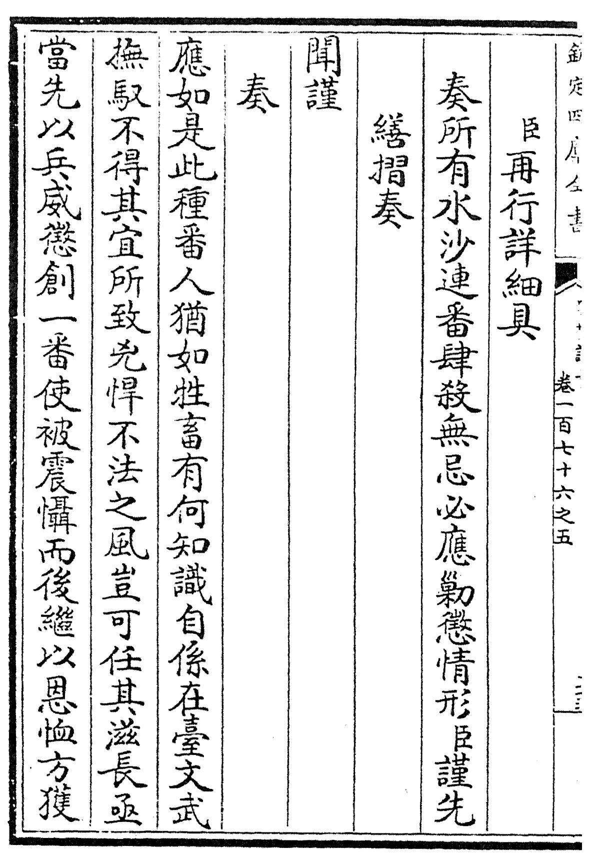


題請展限三月容臣切實確查外所有情節謹先繕
摺奏
聞其浙省倉穀及閩省兵米臣請於展限內一並清查
合併聲明謹
奏
具題到日自允所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水沙連社番肆惡情形事竊查臺郡水沙連社各處
之番於臺匪未變以前原納番餉銀共三百一兩
五錢自臺匪既平之後竟分釐不納地方文武苟
了目前遂不深究所有番餉地方官代賠後總兵
林亮等招番歸化亦不言水沙連係納餉之番亦
不問水沙連原納之餉概謂之為生番招出數人
即云已經歸化漫不防閑以致去年番人屢有燒
焚民房殺死佃丁之事署督臣宜兆熊撫臣毛文

銓會同遣員酌帶弁兵熟番前往相機勦懲御史禪濟布攔止今年水沙連番益肆於二月十八日夜大武郡保新莊練總李雙佃丁葉陣等共十一人被番殺死燒屋三十九間焚死耕牛十八隻三月初七日夜船匠曾讌被番殺死二十日夜大里善莊莊民黄賢亮等十一人被番殺死燒房八所焚死耕牛九十七隻四月初四日鎮平莊佃民江長九江永山二人被番殺死十一日夜柴頭井莊

賴阿秀一名被番殺死燒房三十二間焚死水牛
十八隻六月十六日石榴班莊莊民陳登攀等五
人被番殺死數月之間燒殺甚多縱恣無忌此時
正值雨水之時難入番界臣一面批飭移駐防兵
兼用民番丁壯給械助力分布防護外臣再四熟
思必得於冬春水涸之時示以兵威懲其首惡令
認賦餉然後再加撫恤始可懲創兇頑寧靜地方
其遣委員弁酌用兵番及一切籌糧籌賞之處俟



臣再行詳細具
奏所有水沙連番肆殺無忌必應剿懲情形臣謹先
繕摺奏
聞謹
奏
應如是此種番人猶如牲畜有何知識自係在臺文武
撫馭不得其宜所致兇悍不法之風豈可任其滋長亟
當先以兵威懲創一番使被震慑而後繼以恩恤方獲

寧帖然總以斟酌得人為要斯乃處事之根本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鹽政情節事竊照閩省鹽政奉有

聖旨交臣與巡撫毛文銓辦理欽此欽遵臣自入閩境

到浦城縣地方即聞民間鹽貴只以浦城一縣而

言向來定價一分二釐一觔今賣二分四釐較前

倍增當時官賣反不至此其餘沿途府縣鹽價亦

俱昂貴細查緣由各販鹽水客及管場管鹽各官俱稱閩省今年自正月至四月雨多各場俱不得晒晾鹽少是以價貴臣查因場地雨多產鹽頗少以致各處價貴固是大槩實情然一歲之中有多雨之月必有少雨之月數歲之中有多雨之歲必有少雨之歲全賴人力調劑於天晴產鹽之時趁其價平多方設法買收存積一遇天雨鹽缺則將積鹽發賣接濟故可使鹽價常平民食無缺而裕

課之道即在其中去年以来前則滿保患病不籌收積後則毛文銓初到不知收積是以一遇鹽貴束手無策臣雖目擊價昂無鹽可發勢無如何惟將價值可以畧平之處稍為酌平不敢太減塲中鹽本現貴若減價太多恐客販不前反致絶鹽此現在閩鹽之情形也臣受

恩深重又專理鹽務敢不盡心籌辯冀於就緒令福建鹽務大段情節臣已查得十之六七至於細微曲

析之處尚未詳確謹就臣所已知之七大處銷鹽多寡緣由并各場弊端以及課羨盈絀情節另摺開呈

御覽外臣因現在鹽價未平各場又無積鹽接濟查得臺灣府尚有積鹽七萬餘石隨與撫臣毛文銓商酌檄調六萬石到福泉漳三府且濟目前至於通身料理之處臣惟有盡此寸心隨查隨辦未明者不敢孟浪既知者不敢緩遲以期仰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而已抑臣更有請者運使一官乃承上接下之員勢不能少閩省從前滿保及近来毛文銓辦理鹽務雖不設運使然皆調興泉道陶範在省一切令其料理是無運使之名實司運使之事但查陶範雖熟於鹽務臣訪有一二處鹽埠陶範出本令人出名行鹽漁利徇庇親友頗有弊竇如此之員豈容久任貽誤倏臣察確題參臣意與其調用外道不若設一專員查閩省屬

員之中泉州府知府張無咎人頗明白辦事直爽

仰乞

聖恩或將張無咎擢用臣庶獲指臂之益但張無咎並

未辦過鹽務臣亦不能十分確信其必能倘

聖鑒中有守廉才敏知曉鹽務之員

賜放一人助臣料理更為有益如蒙

俞允臣查雲南係以鹽驛道管鹽茲福建驛務不繁向

係糧道兼管仰懇

皇上賞放辦鹽人員即授為福建鹽驛道於管轄料理
似為妥便再者調劑鹽政場員最關緊要臣查福
省各州縣皆有本地之事難以委為場員而同知
通判如臺灣厦門者亦難調委所餘之員除差委
外其中確可任場務者頗難其人伏乞
皇上揀發不拘同知通判知州知縣之内廉謹明白者
四五人来閩委任場員遇缺仍以應得之缺
題補實於場務有益理合繕摺一并奏

聞統祈
睿鑒謹
奏
覽所奏鹽務各項情節非實具報效赤衷不能講求籌
畫至於如此之詳而且當也卿乃
上蒼見畀國之棟梁朕之股肱豈泛泛具臣所可比擬將
奏摺與怡親王及廷臣數人叅看莫不以為詳細妥協
朕嘉悅之懷實難筆罄已照卿所請簡用一好運使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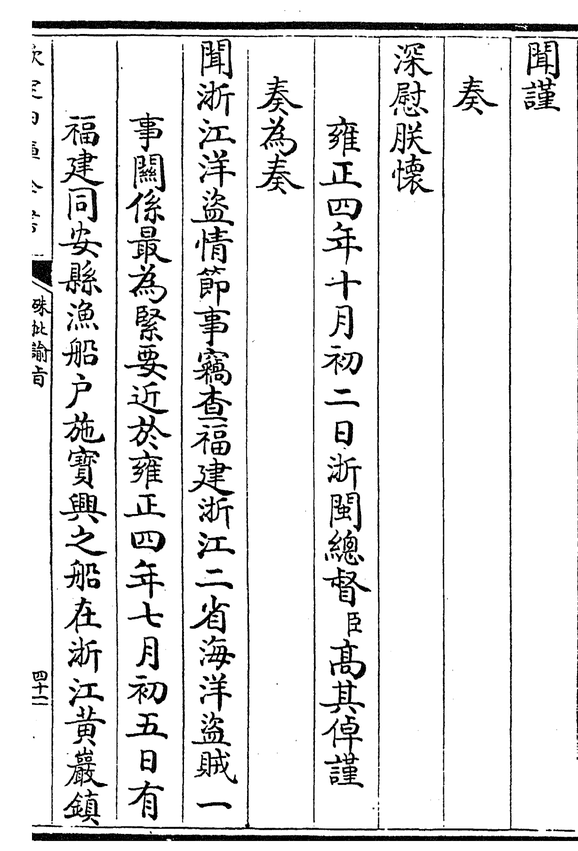
閩矣陳豫朋係屢經試驗之員大約必能助卿料理於其到閩任事後應如何辦理處與之斟酌允妥具疏題奏以聞至所請同知通判等員亦經諭部必令揀選優者發来陶範聲名朕先聞其不妥隨經詢問滿保據稱居官好曾於大計卓異毛文銓亦言其好朕雖未識伊面光景不似純正且滿保黄國材之所卓異尤不足為憑也留心試用之

雍正四年九月十五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福建近自八月十五日以來雨水調匀各處稻田禾苗甚好延建邵汀四府最早之稻已有刈穫者收成八九分不等晚者尚未收割現皆吐穗據民人等云看來亦可以有八分九分收成俟收成後臣將分數確

奏外再自八月十五日以來各場產鹽兩汛之期比前期亦俱頗有所產理合一并繕摺奏



聞謹

奏

深慰朕懷

雍正四年十月初二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浙江洋盜情節事竊查福建浙江二省海洋盜賊一

事關係最為緊要近於雍正四年七月初五日有

福建同安縣漁船户施寳興之船在浙江黄巖鎮

左營所轄之青嶼洋面捕魚遇賊船一隻被刦七月十七日有福建莆田縣商船户陳瑤之船在黄巖鎮右營所轄之石塘龍目哆洋面遇賊船二隻被刦其賊又在黄巖鎮右營所轄之佛頭山再刦一船將陳瑤之船放回又八月初八日有福建海澄縣商船户林盛晉江縣商船户紀合利二船同於黄巖鎮左營所轄之三門洋面遇賊船三隻被刦又有福建晉江縣商船户林德亨亦於八月初

八日在黃巖鎮左營所轄之花嶴被刦又浙江永
嘉縣商船户諸信先之船亦於是日在花嶴被刦
陸續據浙江各屬文武詳報到臣又據溫州府同
知楊吉祥密稟賊船大小四隻約六七十人船上
插旗書刦富濟貧字樣賊首穿大紅羅漢衣坐大
紅坐褥賊夥皆穿紅綠緊身語音係福建廣東之
人船上有鳥鎗一二十桿等語臣聞報隨飛飭浙
省水師各鎮協營出洋哨巡併力查拏勦緝外恐

賊船或趁風南下復飭閩省各水師處處出洋堵緝又恐各員以虚文推延每營皆揀擇熟諳水務之遊守千把指名令其出洋巡孥仍恐各員憚於遠出只在近處停泊即稱已到外洋以致海盗来去任意捕緝無效臣查浙江太平營条將陳勇現在閩浙水師各員中熟諳海道無有過之者今運穀到閩臣委令出洋遍巡并派閩安協守備烽火門千總帶領兵丁配給船隻賞與盤費口糧令陳

勇帶往自閩而浙遍歷各島澳直抵盡山花鳥哨
巡緝捕其浙江一帶水師之巡哨者俱令在各所
轄之外洋與之合哨則各員不能躲懶而哨巡益
嚴密矣復慮巡查既密各洋盜設或潛回本地因
遍行福興泉漳四府各處文武密躧嚴拏又密札
水師提督藍廷珍俾其併力查拏總之此項洋盜
臣期於必得乃已至黃巖鎮總兵馮廷輔之巡查
廢弛各該管將備千把之玩違溺職實有難寬縱

者如七月八月總兵馮廷輔造報俱云巡哨無誤而千總林選更報竝無失事上下欺飾總不哨巡任賊刦掠且於事後撈賊所棄之綿花將鎗傷客人拏解地方官指為本案之賊希圖以無辜之人頂案了事總兵無能員弁不肖乃至此極臣另具疏嚴叅以懲不職至臣蒙

聖恩畀以海疆重任不能整飭屬員實力稽查前無弭盜之方後無緝捕之效遑瞻

闕廷愧悚難安臣謹於另疏請
賜嚴行治罪以為不能盡心封疆者之戒為此繕摺奏
聞謹
奏
海洋之盜非陸路可比何能剋期擒捕徐徐設法巡緝
務令終能就獲斯可矣但觀夥賊刧掠情形匪伊朝夕
前無弭盜之方亦咎所難辭馮廷輔原因其明白曉事
擢用總兵諒伊自必格外圖報昨互揭一案朕即甚為

疑訝隨經留心訪查又多有道其好者所以姑留至今

豈料如此負朕要當嚴加處分以為辜恩者戒

同日又

奏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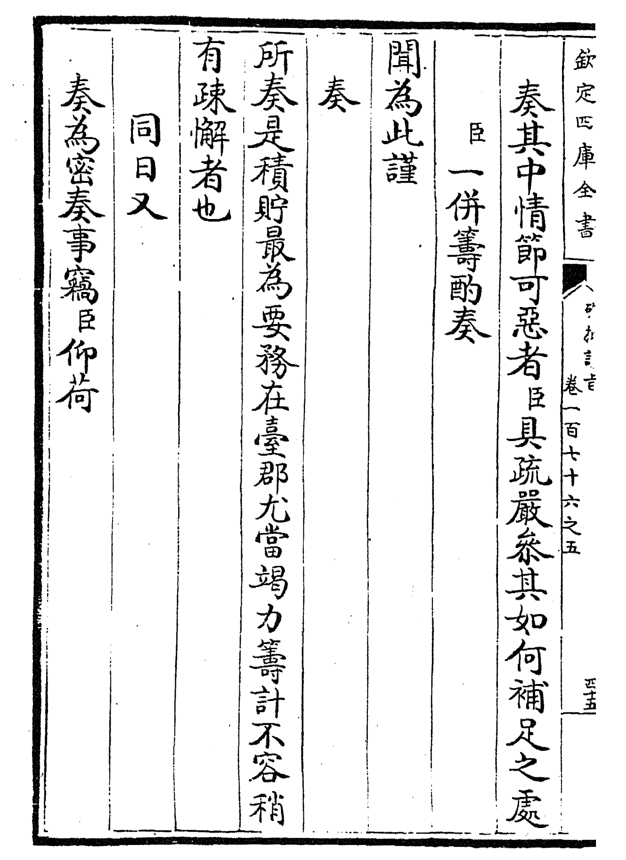
聞清查臺灣穀石事竊福建通省倉穀臣現在徹底嚴

查務使清楚已經

奏明在案其臺灣府各縣所存之穀更為緊要臣查

得大概現存倉穀内存價未買者共有三十餘萬

石又有以官莊折價應行買補之穀共二十五萬
餘石統計未經買補穀共五十餘萬石現存之穀
無幾問其所以動穀未買之故有借給兵米者有
在本地平糶者有因原任巡撫黄國材奏每年運
臺米五萬石接濟泉漳無米可運借穀碾米者更
有從前因厦門倉虧空那動撥補存價者種種不
一而所存之價大半不敷買補臣現在徹底清查
容將各情節據實具



奏其中情節可惡者臣具疏嚴叅其如何補足之處

臣一併籌酌奏

聞為此謹

奏

所奏是積貯最為要務在臺郡尤當竭力籌計不容稍

有疎懈者也

同日又

奏為密奏事竊臣仰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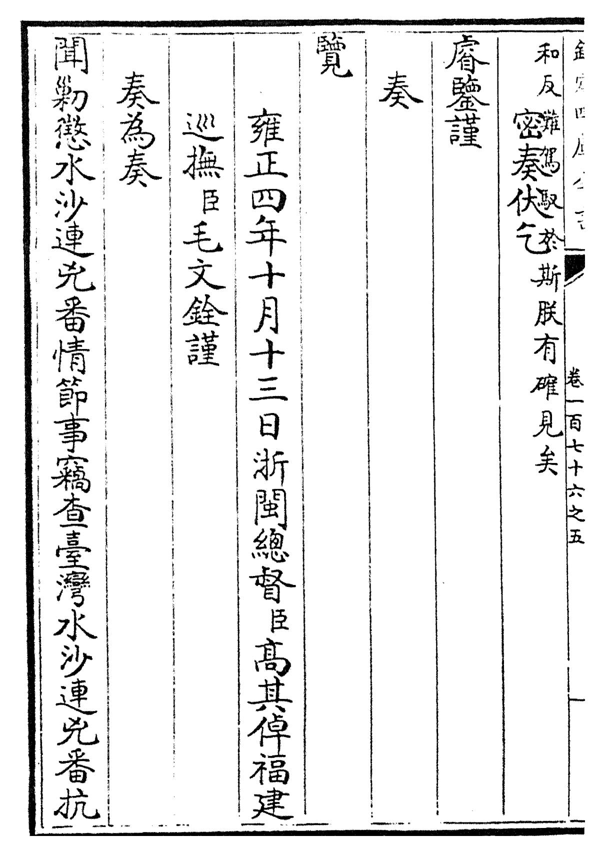
聖恩令將議政所奏之事鈔發示臣臣奉到部文數件之内見有吳量海降人和羅爾邁等逃去一事稍有關係謹就臣庸下之見仰陳
聖聽臣以為来降之吳量海人等該管之人理宜小心詳密照管何可令其逃去但今業已逃去就事論事正可因此愈使知
聖度之廣大
聖恩之高厚和羅爾邁等若在外邦愈增其思戀仰慕

之懷若其回來愈增其堅定歸依之志且使內外部落聞之無不傾心嚮化臣愚昧之見以為示以朕意有之不為多無之不為少既去則置之能來仍養之厚撫其不逃者感愧其逃者諒他國斷不能如我皇上天地父母之養人略遲其時日伊等必大悔大想又愧又慕是因此一逃更顯我皇上至仁至誠愈有以繫屬遠人之心無思不服矣又

正如是爾所見與朕同議政王大臣原議欲命理藩院行文鄂洛素索取逃亡朕不允其請所降之諭即爾此二語也孰意卜貝哈爾哈等當即遣人尾追已殺傷擒獲大半和羅爾邁亦經被殺然不過逃人細事今已結矣卜貝乃一驍勇武夫吳量海係伊所屬部落於此事失之過急處置甚不合朕意

臣前運米曾經推河內外之地彼時我大兵襲擊深入喀爾喀扎薩克等各令所屬之人移近居住暗云襲擊之師失利密探細究其語從安住推河一帶之厄魯特部人遙傳而來又和託海吳量海之馬厄魯特部人多有之以與之往来貿易故也

此種人既好謠傳又相往来似宜密防其妄傳但觀策妄之狂心今猶未歇朕總靜待以聽彼先此意此處關係甚重恐致厄魯特不安臣係揣擬之見一定不易以策妄之狡詐而論與之和不知不和為上假不敢以為的確不敢以為可行因係所見謹繕摺



和反雜駕馭於斯朕有確見矣

密奏伏乞

睿鑒謹

奏

覽

雍正四年十月十三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福建

巡撫臣毛文銓謹

奏為奏

聞勅懲水沙連兇番情節事竊查臺灣水沙連兇番抗

餉不納焚殺無已必須少加勦懲使知斂戢所有
情由業經 臣 等俱
奏明在案今已屆冬令山溪水涸正可勦懲之時 臣
等會調臺厦道吳昌祚到省復面加詳問再四熟
商委吳昌祚帶兵三百名熟番四百名總行料理
一切勦撫之事并委北路營叅將何勉協同料理
其下分為兩路一路從南投崎而進用兵二百名
熟番四百名千把共四員令淡水營守備戴日昇

帶領前進一路從竹脚嶺而進用兵二百名熟番
四百名千把共四員令原任淡水海防同知王汧
帶領前進其糧餉事務檄委臺灣府知府孫魯總
行料理又照會臺灣鎮總兵官林亮酌派遊守一
員量帶兵丁在進山要口住扎協助再派該鎮右
營守備張文耀帶兵一百名在羅漢門一帶彈壓
彼處生番遙助聲勢并照會林亮臺灣府城緊要
不可遠離該鎮只在府城彈壓統行照料策應其

一應弁兵鎗礮軍械統酌派給令臺灣道吳昌祚
於回臺後在十一月內舉行臣等細籌此勦番之
法應先懾其膽再孤其黨然後擒其首兇令納舊
餉庶知遵法不敢肆行所有一切機宜已詳細備
說與吳昌祚令其照行至此番舉動止期勒孥首
惡令認舊餉以勦為撫非極兵威臣等觀吳昌祚
雖非肆應之才然尚朴實小心必能謹慎遵照不
至好勝喜功是以委令總理又原任淡水同知王

汧頗能勤於辦事甚得番人之心守備戴日昇人亦實力辦事是以臣等將王汧暫留并戴日昇分委辦理謹將情節會摺奏

聞謹

奏

委用料理俱屬妥協若照所晝機宜屬員咸能實力奉行可收安戢之效矣

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欽奉

皇上面諭宜兆熊何如可勝督撫之任否令臣細看具

奏欽此臣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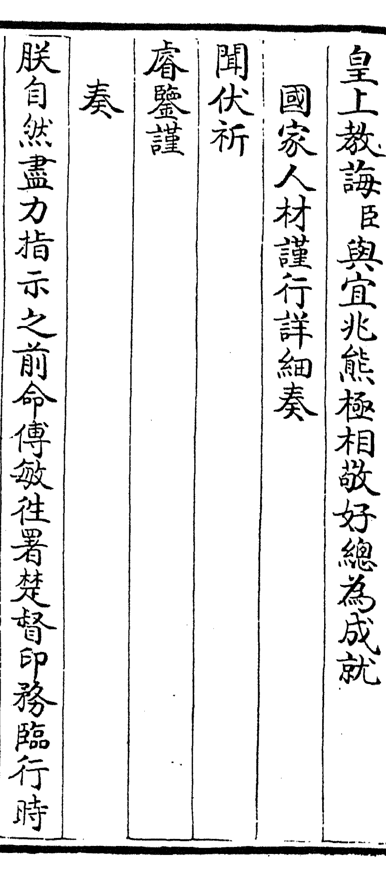
旨詳加細看正在欲繕摺

奏覆宜兆熊欽奉

聖旨補授湖廣總督臣謹將臣所看者仍謹奏

聞臣看宜兆熊操守廉潔人謹慎辦事細心於好中求

其未及之處反在好潔太過不能入泥入水一直
低頭做去不求人知今現入京
陛見一經
聖訓必識見長益規模開擴比舊不同再臣細看宜兆
熊於同事之中甚能讓人而小節之德介介於中
不能去懷臣愚昧之見以為商酌公事關係吏治
民生不宜故示推讓至於儀節之間無關政體者
不必與人計較致生芥蔕此等處亦乞



皇上教誨臣與宜兆熊極相敬好總為成就

國家人材謹行詳細奏

聞伏祈

睿鑒謹

奏

朕自然盡力指示之前命傳敏往署楚督印務臨行時

朕曾降有諭旨宜兆熊到京後必多留數日加以訓勉

俟伊領悉朕意所向始令前來莅任頃宜兆熊到京面

朕隨將前諭述知覲其根本端正可稱總督之任但伊自奏不識字此處稍為之不足然亦無妨

同日又

奏為奏

聞拏獲洋盜事竊照浙江黄巖等處洋盜情節并臣飭行浙閩兩省將備出洋查拏之處業經奏明在案續於九月二十日據閩安協報稱右營守備施大英出洋巡哨恐坐哨船賊人遥認即先揚

帆遠颺改坐小漁船放洋一日夜到外洋東湧山
澳邊遥望見賊船二隻果插有一桿白旗夥賊多
穿紅緊身隨開鎗攻打賊船亦放鎗拒敵時因風
起賊船乘風東走賊船篷大漁船篷小追趕不上
致被向大洋走去等因臣隨嚴行責查令各處并
力窮追外因思賊船見有官兵攻緝自必乘便散
斗各歸登陸臣即飛飭各沿海文武上緊於陸地
嚴密查拏茲陸路經水師提督藍廷珍差原任千

總黄耀顯在涵江地方拏獲陳尾係賊船舵工稱為二爺又興化協副將朱杰拏獲賊夥陳盛老又方河即方珠二名又臣差水師守備魏國泰在厦門劉五店拏獲夥賊烏脚蒳天送許受三名又海壇鎮臣朱文遣員拏獲張輝張旺朱恩郭麟陳泰陳勇六名又仙遊縣知縣蕭系閎拏獲朱祐一名共已獲一十三名臣隨經詞解陳尾親審伊將刦船得財做舵工稱二爺之處俱即直認不諱惟賊

首及窩家姓名堅稱不知雖經夾訊終不供出 臣
又調陳盛老親訊據其所供合之各處所問各賊
口供賊首吽陳興漳州人曾攻過臺灣在石瑪住
窩家吽黃輝超係漳州人在浙江温州府平陽縣
澗宅住係監生一應軍器米糧俱係伊出的贓物
亦在伊家同夥先有二十二人後有六十餘人連
刦是實因九月十三日在東湧遇兵船攻擊於十
四五六等日各登陸散斗等語 臣 現在遣派員弁

分頭密拏賊首窩家及夥賊人等務期必獲外所有已獲洋盜一十三人之處謹先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此案大有頭緒矣夥盜既經擒獲如許名數則海洋不難肅清可嘉之至從前疎防者業既懲處現今捕獲之員弁兵役亦當分別奬賞題請議叙以示鼓勵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福建田禾雨水情形臣屢經繕摺

奏明今已屆十月萬寶告成之候臣遍令細查據延

建邵汀四府所屬各縣稟稱稻穀收成約有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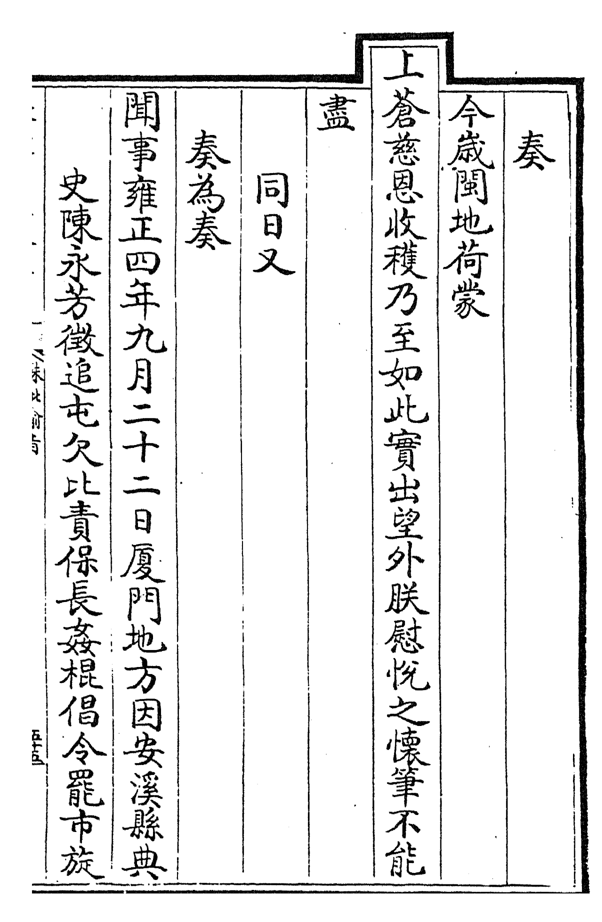
九分福興二府屬收成約有九分八分即被水獨

甚之連江縣其高田收成亦有八分泉屬收成約

有八分漳屬稻穀八月內連次發水通身計算田

畝十分之中有一二分被淹其餘高田俱好牽算

約有六七分收成惟詔安一縣八月發水之時未
據報災今忽報災臣現委員踏看確查容據實具
奏臺灣府據報約有九分年成現在省城上米每石
一兩四錢次米每石一兩三錢興化延平建寧邵
武四府米價每石一兩一二錢不等汀州泉州二
府米價每石一兩五錢漳州府米價每石一兩七
錢臣謹一併奏
聞謹



奏

今歲閩地荷蒙

上蒼慈恩收穫乃至如此實出望外朕慰悅之懷筆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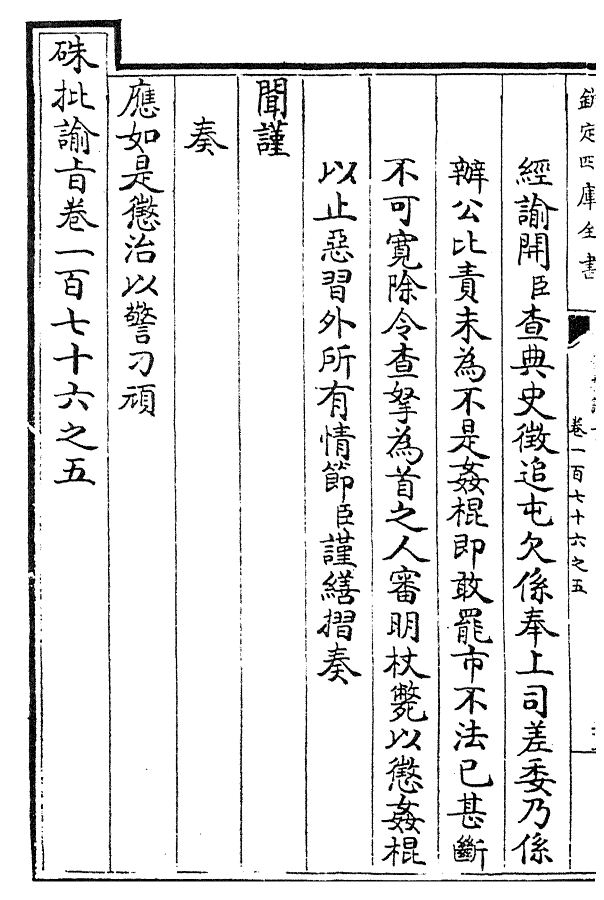
盡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廈門地方因安溪縣典

史陳永芳徵追屯欠比責保長姦棍倡令罷市旋



經諭開臣查典史徵追屯欠係奉上司差委乃係
辦公比責未為不是姦棍即敢罷市不法已甚斷
不可寛除令查拏為首之人審明杖斃以懲姦棍
以止惡習外所有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應如是懲治以警刁頑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六之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于世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六之六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一百四十二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六之六

硃批高其倬奏摺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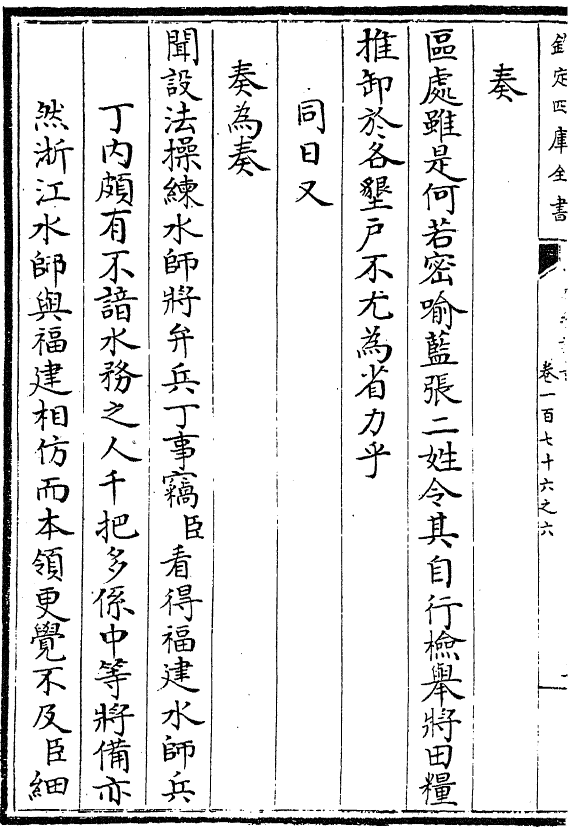
聞事竊查臺灣田土向當臺灣初定之始止臺灣一縣之地原有人戶錢糧故田土尚為清楚其諸羅鳳山二縣皆係未墾之土招人認墾而領兵之官自

原任提督施琅以下皆有認占而地方文武亦占做官莊再其下豪强之户亦皆任意報占又俱招佃墾種取租迨後佃户又招佃户輾轉頂授層層欺隱按其賦税每田一甲不過内地之十餘畝而納八石有餘之粟似種一畝之田而納十畝之糧類若田少賦多然究其遞相欺隱畝數則種百畝之地不過報數畝之田實係田多糧少令欲徹底清查海外巖疆恐其紛擾相延愈久清理愈難因

田產經界不清居人名戶亦混編立保甲止是大
概欲驟更變未敢輕言臣現詳訪熟思俟得一妥
貼可行之法始敢具奏請
旨遵行外至彰化一縣新經設立田土錢糧俱為有限
其所管有藍張興一莊其地向係番人納餉二百
四十兩原任總兵張國原認墾其地代番納餉招
墾取租數年之前提督藍廷珍轉典其莊現聚墾
種田土者已二千餘人地方文武官因生番到其

處殺人以為開田惹番意欲驅逐墾戶以地還番
臣思此處若不令開墾當禁之於始今已有二千
餘人又有墾出之地一經驅逐則此二千有餘失
業之人俱在海外置之何所但若聽業主私據佃
戶混占不於起初清理又必似諸鳳二邑之流弊
臣意欲將此田總行清查所有田畝令各墾戶報
出認賦即為永業俟報明之後不必照諸鳳二縣
之例以一甲之田定粟八石止照內地按畝定糧

量寛其力以下則起科約可得額賦一二千兩或
再稍多亦未可定竟將原納二百四十兩之番餉
題請開除藍張二家總不許霸占并趁量田之時兼
查人户編清保甲更立四界令官嚴查不許墾戶
侵耕出外似屬一勞永逸久長可行之道臣已檄
行臺灣道府同彰化縣詳議如係可行即一面詳
復一面辦理所有情節臣謹具摺奏
聞謹



奏

區處雖是何若密喻藍張二姓令其自行檢舉將田糧推卸於各墾戸不尤為省力乎

同日又

奏為奏

聞設法操練水師將弁兵丁事竊臣看得福建水師兵丁内頗有不諳水務之人千把多係中等將備亦然浙江水師與福建相仿而本領更覺不及臣細

訪衆論會其大意熟悉水師之人内有三等其最
高者不但本處海洋情形無不熟知即各處港口
之寛狹沙線之有無何處外洋島澳是洋盜寄泊
取水之所何等日色雲氣是將作颱颶回瀾之候
因其熟極故能生巧實於巡防有益此為第一等
其次或熟知數處情形或熟知本處情形此第二
等又其次者於本處情形亦知大槩在船不暈能
上下跳動運使器械此為第三等其僅不甚暈吐

只坐艙内不能上下跳動運使器械者此種不過充備人數而已現在閩浙水師將弁兵丁之中如第一等者或一營之中竟無其人或僅有二三人而年近老邁筋力就衰者居半所有之好者次好者不過第二等第三等之人而僅不暈吐不能上下跳動運用器械者叅半此等不知港沙之可以行走與否不知島澳之可以寄泊與否行船擱淺撞礁立有性命之虞即内洋遇賊尚難期其緝獲

安望其巡捕外洋之盜臣愚昧所見惟設法勤令操練則二等者可至一等三等者可至二等或亦至一等即僅不甚暈吐者亦可使之能上下跳動運使器械漸習漸精查閩浙之例本處巡哨之兵只在本處洋面巡哨即總巡分巡之員亦只福建者巡福建浙江者巡浙江如此行走操練止熟本處不知他處止知本省不知外省臣欲稍為變通每年總巡分巡及在本洋巡哨者俱仍令照常巡

哨外臣每年再於此外另派熟悉之員帶領官兵配給船隻南風起時令自閩省直巡到浙省盡頭北風起時復令自浙省回棹直巡到閩省盡頭幷令俱經由外洋島澳令本處巡船與之在彼合哨不到者據實揭報

題叅如此則各處哨船不能偷安而外洋大盜亦難藏閃且各處哨巡官兵常到外洋經歷既熟自漸無畏怯不憚遠出矣至此巡查之員弁兵丁臣派

令極熟者五停參以次熟者五停令其同往沿路所過每到一處即添帶其官一員兵十名亦令同往俾其操練則二等三等以及稍生之官兵往返一番自必俱有長進若遇有海運米穀等項之事或到江南山東廣東等處臣亦酌量派配官兵令其押船行走所走之處愈遠則所知情形愈廣矣至於閩省現在外委兵丁之中或尚有一等熟悉

此一料理實於水師裨益不淺勉為之

之人未經試到者臣亦現在留心搜求以備水師

之用臣查現在閩浙二省水師各員中有浙江陸路太平營叅將陳勇水務極為熟悉置之陸路無用臣欲保

題水師副將但思補一水師副將各有汛守之地臣難以不時調遣令其廵查海洋臣查現出有浙江陸路平陽協副將一缺臣請以福建福州府城守副將郭祺調補平陽協而以陳勇陞補福州城守

已有旨矣

與臣同城遣委既便且於其帶兵出廵之時臣即

可於臣標及將軍標撫標各員內擇其好者代理

城守印務庶營伍不致廢弛海洋亦甚有益但隔

尋常陞補固應循例如事關緊要遇有可用之材何妨

省調換陞補既於例有礙而陳勇現帶降二級部

破格擢調但於本內聲明朕自有裁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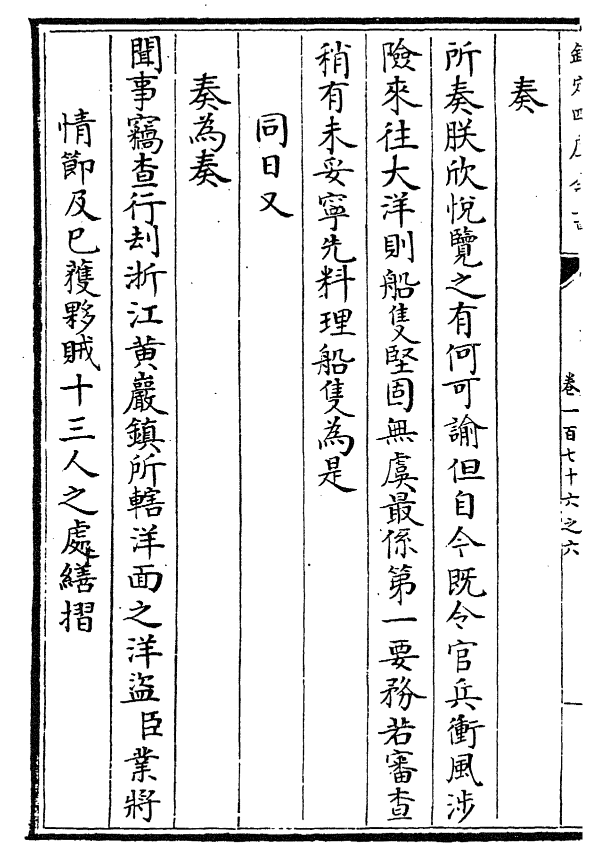
議必不允准臣除另疏

題請外謹仰懇

聖恩伏乞

睿鑒臣愚所見統祈

皇上訓示謹



奏

所奏朕欣悅覽之有何可諭但自今既令官兵衝風涉險來往大洋則船隻堅固無虞最係第一要務若審查稍有未妥寧先料理船隻為是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行刦浙江黄巖鎮所轄洋面之洋盜臣業將情節及已獲夥賊十三人之處繕摺

奏明續據臣前所遣之員於浙江温州府平陽縣澗宅地方拏獲寫家黄輝起又拏獲夥賊二人再水師陸路各營及各縣共又拏獲二十八人前後共獲四十四人俱係正實此案洋盜細問各供賊首實名陳會又吽陳尾在安海住先在厦門做客頭因攬偷渡懲處後朱一貴之變伊領原任總督滿保告示過臺張貼得外委劄付在水師提標中營喫糧因革名糧舊年纔往温州入賊夥起初是二

十二人後打刦各船又押令入夥并曾分贜者四十餘人臣得此確供正遣員飛拏陳會隨經水師提臣藍廷珍亦在厦門先問出姓名遣員到安海拏獲陳會妻子又拏獲其兄陳祖據供陳會於九月十六日夜到家住一夜即出外並不說去向等語臣又細問細訪陳會已往廣東的有消息臣選差的當之人并訪出認得陳會之人令一同前往密行查拏陸路提臣丁士傑水師提臣藍廷珍亦

各遣人前往密拏共已遣有六起人前去再陳會
會做客頭或恐往臺灣亦未可定臣亦遣人密行
查拏又懸重賞緝捕總期獲而後已再前供出之
賊首陳興已經查有其人現在臺灣確問不係實
賊臣已止拏理合一幷
奏明謹
奏
此案辦理甚好賊首料必不致逸脫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原任福建興泉道陶範管理鹽務倚恃熟習

欺朦作弊臣將現得之款會疏

題条續又經臣會同撫臣毛文銓查伊凡兌收鹽課

銀兩俱外有加平之費每百兩共得銀一兩五錢

又查經管理莆田場鹽務興化府通判張宏祚報

出陶範用諭帖吊出已入公倉未給價之鹽一萬

六千擔運賣臣等查此項鹽觔並未納課費顯係
偷賣正在徹底清查確實忽於十月二十三日夜
據福州城守營及候官縣報稱劾道陶範託稱欲
自寫辦鹽清單趁空自縊身死并送到伊桌上遺
稟一封除行令確驗報殮外臣對衆拆看遺稟大
意稱伊毫無貪黷一派委曲可憐之詞又稱水客
陶大張永祥與伊無涉並未發本各水客伊無所
需索又另單四紙其中最要者云得平頭四千餘

兩係伊養廉又所賣之鹽係用為部費一千四百兩與原任巡撫黃國材四千兩送原任總督滿保盤費二千兩又署藩司應得平頭銀四千一百餘兩補前布政使秦國龍丁士一舊欠三千四百兩存銀七百兩等語臣何敢自執已見不行自返但細查遺稟尚是飾詞除將各項情節臣另會疏請審外所有遺稟另單臣一一照寫不敢封入匣內另用夾板交臣進摺家人齎呈并乞

皇上遣員驗明謹

奏

此事已降旨命爾審理矣陶範之稟是否飾詞且置不

論只在一死即知其非端人也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

謹

奏為奏

聞年成米價情形事竊查福建今年延建邵三府收成

有九分以上本地民食足用且頗能有餘興化府收成有八分以上民食可以自敷汀州府收成有七八分可足八箇月民食福州府收成有八分以上可足七箇月民食此六府收成之後米價俱比前頗賤獨泉漳二府晚稲收成僅有五分民食殊覺不足米價亦不少減不可不急行預籌即福汀二府亦須早籌接濟其現就本地料理之處臣已將江西運到之米調一萬石運赴省城將撫臣毛

文銓所賣之米三千石運赴南澳將存省臣前所運溫台之穀再運二萬石到漳州運一萬石到泉州運六千石到厦門運四千石到詔安至臺灣之米舊例每年買運五萬石以濟泉漳今年又欽奉

特旨再加運十萬石又臣請開通米禁亦奉

聖恩允行在案今年臺灣有八分収成而臺灣倉穀從前撥用存價十停之中僅有一停實貯約計應買補者六十餘萬石若再加十五萬石買濟之米及

臣請泉漳之民買運恐本地力不能支不可不詳慎顧慮臣現詳細酌量其照常年買運之五萬石仍行令照常買運其十萬石俟看情形再行酌增所見甚是自應權輕重而為之其民間之買運亦看情形酌量數目不許太多至本地買補之倉穀酌其可能量勢買補再外省接濟閩省之處現蒙江南漕米昨據陳時夏之奏恐不能如數矣聖恩截留江南漕米十萬石易穀二十萬石運閩臣已差員前往等候運濟兼試行領運山東江南之麥

又臣酌量暫動鹽課盈餘銀五萬兩令差員等帶
往上江一帶買米隨帶運回閩省平糶仍繳本還
庫開册報部一通融間似於閩省民食有濟又前
蒙
聖恩截留浙米十萬石易穀運閩近經浙江撫臣李衛
奏請以此米平糶將所買之穀米運閩接濟臣現遣
員到浙接運又帶銀一萬六千兩在温台二府量
甚好
其可買酌買米二萬石運閩接濟如不可買即止

其截漕之米浙省既以易穀為難閩省復又待米
頗急臣現咨商撫臣李衛欲即將此十萬石之米
留五萬石於浙省被水之處平糶以五萬石發與
兩省無益固屬美事惟慮閩民不敷用耳
閩員運回接濟則兩省俱為有益而此米現成可
以趁冬末春初北風多有之時開行運閩於事既
為便捷且能早到閩省又葛繼孔前奉
此項原係度外一著何可指定
旨令運米一萬石到閩今尚未到臣現在嚴催又江西
撫臣汪漋

奏稱發與閩省米五萬石現在閩省只領得二萬四
江西五萬石尚不至於拮据但倉儲虧空甚多裴𢯱度
五千石其餘者臣現咨詢如江西需米即可不必
恐無辭卸罪再與如情形尚可分與亦催速給總之臣愚昧之
未雨綢繆最好見期於早先籌備不致臨期周章再臣意欲稍多
凡事得米石於來歲平糶之時以米石應付青黃不接
預則立應如是料理者之用而將運來之穀入倉收貯則來歲之急需既
濟而將來之倉儲亦豐臣之所見如此至臣到閩
尚未經過一次青黃不接之候雖預揣情形亦恐

懸揣尚未得十分確實俟經過來歲平糶一次臣所知者即更實在容臣再靠實在情形有應備者另行詳細籌酌具

奏臣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懇請移駐道員改設通判事竊查福建形勢臺灣最為緊要而厦門澎湖係其咽喉鎖鑰之處厦門地方駐兵既多而五方雜處一切貿易并游閒覓食之人以及包攬之客頭偷渡之姦民無不羣聚於此管查辦理其責綦重澎湖地方既駐一協之兵又為過臺必經之要地亦甚有關係而厦門歷來則以隔兩重大洋之臺厦道兼轄只有虛名並無實際駐厦門者僅一泉州府同知官輕勢既

不重事繁力亦難周澎湖又僅有一巡檢微員而與副將對掌文武之任司監放糧餉稽查偷匪愈覺輕微均難資彈壓辦理之益臣留心細察厦門係泉州府同安縣所屬之地興泉道原係兼轄興化泉州二府之員而以厦門割屬隔海之道員既已鞭長不及而泉州一府之中現有專司之知府可無庸更令興泉道同居一城臣愚昧之見請將興泉道移駐厦門管理一切事務而以現在之同

知佐之則於彈壓料理事勢既覺妥協管辦更為
親切至澎湖之地臣請添設臺灣府通判一員駐
劄管理而將巡檢裁去似於監放巡查諸務有益
除臣另行繕疏具
題請
旨外謹將情節繕摺奏
措置甚屬妥協具題到日有旨
聞再興泉道既移駐厦門似可將同知移駐澎湖但臣
查厦門地要事繁必得道員同知共理方覺妥協

難以移調其通判一員不得不請添設又福建三

面踞海兩向例只有汀漳一道帶巡海之銜實難

遍歷且興泉二府在在邊海臣請將興泉道亦帶

巡海之銜庶兩道分巡於海防更為切實周密臣亦是知道了

謹一併奏

聞謹

奏

硃批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拏獲海洋盜首事竊查浙江黃巖鎮所轄洋面商漁

船隻疊被刦掠拏獲夥盜其盜首陳會逃往廣東

經臣及水師提臣藍廷珍陸路提臣丁士傑分頭

遣人密往查拏

奏明在案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據藍廷珍差往廣

東緝賊之功加金祿報稱於十一月初七日在潮

州平海地方認著陳會又名陳尾隨即拏獲報知潮州鎮添兵押解不日到閩等語所有拏獲盜首之處臣謹繕摺奏

聞至此案洋盜人人狡猾不吐實供臣近拏到林六一名即係溫州府同知楊吉祥禀中所稱盜首係白鬚之人雖非盜首亦夥內緊要之犯經臣親問盡吐實供一總起首同謀及被擄共有六十三人其被擄燒火煑飯無排行者七人實在夥盜五十六

人有鳥鎗四十二桿并刀鏈等物其旗係打刦的

紬布縫的等語臣查此案洋盜前後現獲四十七

人餘正夥盜九人未獲除密緝務獲外所有已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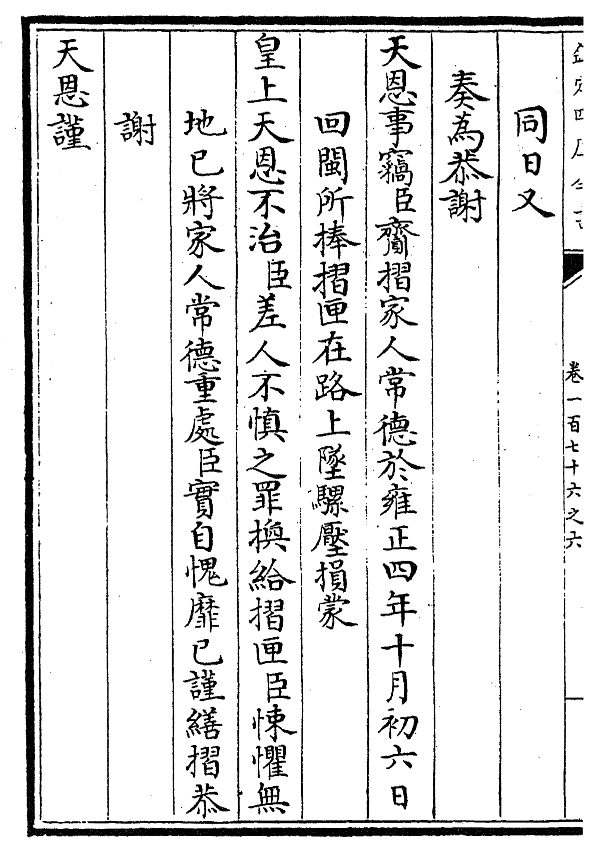
各盜解浙歸案審結其鳥鎗如何出去之處臣究

明叅處謹將情節一并奏

聞謹

奏

此案盜犯不旋踵而就獲實屬有功無過朕甚為嘉悅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齎摺家人常德於雍正四年十月初六日

回閩所捧摺匣在路上墜騾壓損蒙

皇上天恩不治臣差人不慎之罪換給摺匣臣悚懼無

地已將家人常德重處臣實自愧靡已謹繕摺恭

謝

天恩謹

奏

程途遥遠安能保無失誤况此事朕竟不知久經有旨

諭明奏事人等凡遇損壞摺匣即行換給無庸奏請類

斯者不可枚舉何必如是過慎耶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細看福建情形福泉漳汀四府產米不敷民

食泉漳更甚每年至二月三月平糶不能不行米

何地不然便有要於此者乎

穀一節最為福省第一緊要之事而歷年以來平
糶之中積有二大病以致官廩日虛刁風日熾此
二病不除難言充實倉儲接濟民食其一則從前
各官交盤存價收受而所作之價又係不敷買補
之價雖有不肯收受之員加以上司之抑捺衆口
之調停即不得不收是以日見空虛竟無彌補臣
現在徹底清盤務必懲革此弊容臣查清另行具
奏其一則年年平糶之價太賤即舉福州一府而言

歷年即極豐之歲最賤之價米未有賣至一兩一
石者向時督撫但討目前百姓之稱揚不顧將來
買補之無法平糶之米每石減價至一兩且有不
及一兩止賣九錢者此雖米石極賤之時所不能
有之價下屬奉批收存此價欲買之本處則本處
無一兩及九錢一石之米可買欲買之外省外省
雖有一兩及九錢一石之米可買其各項運脚從
何而出是以屬官之中亦有尚欲籌補者緣價短

難買惟付之東手無策聽其空虛待受衆處耳而
向時督撫如果止圖目前百姓稱揚尚屬具有人心者
中間因糴價太賤更生一大弊端姦民豪棍乘此
依朕觀之非為此也一則為漁利起見二則欲借以開
謀利得米到手輾轉之間即有餘利而窮民亦相
銷虧空耳天下敝政豈止於此可長太息者殊指不勝
附和雖設法愈窳而其術愈巧竟視平糴為其一
屈然亦徒自造孽以遺子孫而已於國家何損今日救
次大生意往往借米價畧貴即鼓煽窮民恐嚇官
君臣當痛革前非為蒼生造福但朕一身安能徧及須
府歷之以官應愛民之說迫之以人情洶洶之勢
賴卿等封疆大吏彈思畢力為之以冀成效
相沿既久其意竟欲平糴之期一歲早似一歲平
糴之價一年賤似一年所以從前有糴價太賤且

在年內即行平糶者不知此不過米價稍貴非飢荒可比米價稍貴乃遂如此若實遇荒年將何以處臣細看未妥併此糶價太賤一節若不竭力挽回則福省之倉儲惟日就空虛民食終不能接濟

臣之愚見如福州府來年平糶視米之程分高下每石定以一兩二錢或一兩三錢穀亦視其程分高下每石定以六錢五分或六錢其各倉之穀亦有在倉年久及當日收倉之時程分即低者再隨

宜酌定至於各外府州縣亦隨其地平時米之貴賤定價總之必計算本地秋成後既平之價為準務使既糶之後仍可於本處或外省買運還倉乃可源源接濟不至一發不繼但愚民止顧目前不

是當之極

計久遠止知目前得賤價之米之好不知將來無接濟之米之苦必以為臣不如從前督撫之愛民加以閩俗浮薄刁棍復多而紳衿之多事者又從而和之恐有扞格騰謗之事但臣為地方長久之

計初行之時若少畏難流弊何所底止然臣亦不敢孟浪從事已詳細熟計預期先行多方曉諭使各紳士軍民皆知臣之此意是為百姓計慮久遠即使價稍有餘總仍添賣穀米以濟閻民並無一毫自為之私而以堅定持之自然信從可行其平糶之時雖不必太早然亦不能太遲臣酌量緩急次第辦理再行具
奏所有情節臣謹據實奏

朕覽平糶增價一段即念及此而卿業已預籌曉示之道所處甚是雖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諸如此等事務又必宜令其誠服方無扞格之虞凡地方政令稍有與民俗相違暨一切條約俱當明白告諭務俾洞悉事情之出於不得已斯乃第一善策既可杜姦人煽惑之弊兼足以服蚩蚩愚情其有補於治道民心處良非淺鮮片言數字曷可忽乎哉

聞再閱省情勢倉儲豐歉民間纖悉皆知米穀多餘則人情安定辦理曉諭一切易行所有江南之穀久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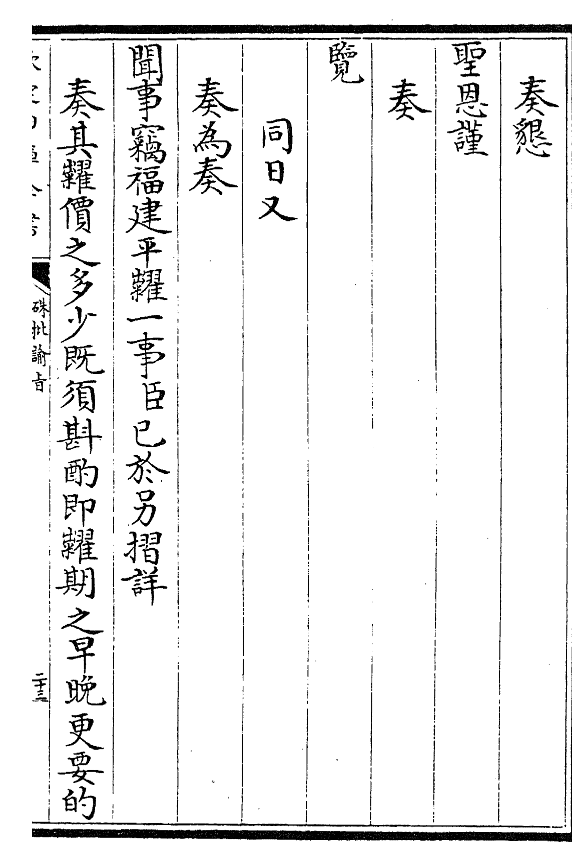
聖恩諭運江南自上緊易穀運送但早則更為有益臣

前經有諭此項穀石尚未見陳時夏奏覆

伏乞

聖恩再令江南早趁北風多時發運不必拘定二十萬石隨得隨發則趁風速到若少遲南風一多恐難行走不能刻期至閩臣謹一併

俟再諭看然不能尅期必到也



奏懇

聖恩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福建平糶一事臣已於另摺詳

奏其糶價之多少既須斟酌即糶期之早晚更要的

當臣細察泉漳二府情形目下冬底雖則米貴年
內尚可支持不應急急平糶若此際尚在可緩即
行平糶來歲緊急之時反致米石歉少無以應濟
乃泉州鄉紳詹事府正詹陳萬策於十一月十五
日恭講
陳萬策不安其分招搖多事乃至此乎品行原甚不妥
聖諭軍民畢集之時先向提臣丁士傑說又向晉江縣
朕因其筆下有出眾之才所以加恩擢用豈料如是輕
知縣葉祖烈說米價甚貴軍民不安難道餓死他
狂將伊浙閩主試底裏情形詳悉採訪奏聞
們麼應宜平糶提臣丁士傑應以應問縣令知縣

葉祖烈應云在此數年看光景此時尚未應平糶
及散後陳萬策傳知府戶房令查倉穀數目又連
日知會各鋪鄉保令赴各衙門具呈又屢屢與提
臣丁士傑說令咨臣與臣會
奏此其意亦係因地方起見亦係欲稍討同鄉稱好
但止知一面不顧全局而閩省人情輕而易動見
此光景刁姦之徒未免踴躍有穀之家藏起不賣
價反愈貴提臣丁士傑初從貴州米賤之省來閩

觀丁未經見米貴之省亦未免有稍急之意亦據民呈硃批膽氣平常昨伊奏摺到京已嚴批訓飭之矣
恐其於彈壓地方失之不及咨臣開查浦海口臣覆以米穀預備已有浙江杭
嘉湖被水海口之禁不可開臣因詳知泉州歲内
可以不用平糶只運穀往泉但使民知米穀有備
而不敢輕許平糶今又半月外米竝未到泉而泉
州米價業已少減可見米貴非本地斷米反因此
一番多餘之事而起至平糶到來春開正臣看地
方光景再酌量緩急而行必不敢致有誤事所有

主見情節臣謹具摺奏

聞再晉江縣有監生考授州同李遵仁係本地富家妄

於

聖祖仁皇帝忌辰唱戲現在嚴行查處陳萬策先則說與

知縣令其查審後又遣人與該縣說令其且緩勿

處亦殊違法多事理合一併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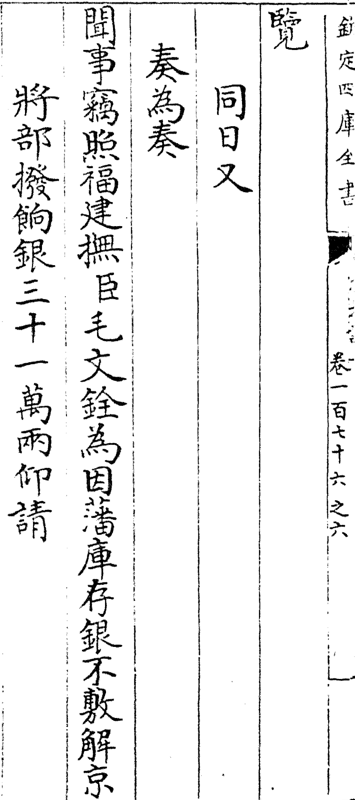
聞謹

奏

（是極）

（舉動甚屬荒唐朕自有處置之道一切據實不隱深為

嘉悅君臣一德同心當如是也）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福建撫臣毛文銓為因藩庫存銀不敷解京將部撥餉銀三十一萬兩仰請

諭部免解一摺奉

硃批該部議奏隨經部議以毛文銓所奏前後自相矛盾恐有虧空掩飾情弊令臣將該撫所報實存庫

銀并現在徵收銀兩詳細確查果並無虧空實為
邊省兵糧起見則所撥銀兩不妨改留閩省若有
虧缺那移借此為掩飾彌補之計令臣即行據實
題參著落該撫暨布政使各名下勒限追補仍將
該撫從重治罪等因
奏覆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該臣行據布政使沈廷正
確查詳報臣又親身盤驗詳細核查福建藩庫現

經撫臣毛文銓所報實存庫銀及現在徵收正項銀兩俱無虧空惟部撥雍正四年兵餉項下撥有本年應徵地丁銀六十五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兩零州縣徵解未到而兵餉需發屆期難以緩待業經前署司陶範任内將現存各案庫銀墊給雍正四年兵餉二十五萬九百八十七兩零據布政使沈廷正造入交盤清冊在案即現今尚應預發雍正五年春季各營兵餉州縣徵解未到亦俱在現

存各案庫銀墊發實係墊發各營兵餉所有臣盤
查撫臣毛文銓所報存庫并現在徵收銀兩並無
虧空其清冊已於交代錢糧事經毛文銓會疏
題報送部在案茲據沈廷正核造所入所出細冊前
來臣謹送部核查外臣思閩省係邊海之地臺灣
澎湖各營俱隔大洋南澳金門厦門海壇各營亦
隔海港所領餉銀船帆載往須候風帆不能刻期
而至歷來如臺灣澎湖南澳各營兩季總發夏秋

兩季即於二月内一并具領冬春兩季即於八月内一并具領其餘金門厦門海壇俱預在每季兩月之前具領然後可以如期放給即如雍正五年春季之餉户部撥定之文尚在來年正月始到而臺澎南澳及各處來年正二三月之餉有在今年八月内預發者有在今年十一二月内預發者不能不稍有存餘以備墊給又發臺灣暨外省買米約須十餘萬兩以及每年買銅運銅并預發來年

辦銅修造戰船辦解顏料各項皆須給發均在撥餉之外在部撥實有盈餘應解之處而在閩省則有存備預發之項臣再四詳計閩省情形應請留餘四五十萬兩方能週轉給發所有前經撥解之三十一萬兩零臣謹遵

旨確查仰懇

聖恩停解另疏

題明外所有情節理合繕摺奏

聞再臣前欽奉
皇上交臣怡親王議奏摺一件原任福州將軍宜兆熊
奏摺一件係宜兆熊請於閩省存留二年兵餉之
事臣查福建地雖邊海若每年有留存四五十萬
兩即可調轉給發其請留二年之餉似屬太多無
庸請留臣謹將原摺另封恭繳謹
奏
所奏甚屬詳晰知道了近日怡親王擬定一例極為允

協庫餉存留在外而不令支飾舞弊可謂料理外省錢
糧之上策開印具題朕准行後爾等自得備悉也
雍正五年正月初七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福建
巡撫臣毛文銓謹
奏為奏
聞勦撫臺灣兇番事竊查臺灣水沙連兇番自朱一貴
之變不納額餉且肆行焚殺事案甚多應示懲創
使知斂戢臣等委臺厦道吴昌祚面行說與勦撫

機宜令酌帶官弁兵番於冬深水涸之時進勦前

已會摺

奏明吳昌祚回到臺灣即酌帶官兵番壯前往於雍

正四年十二月初三日直抵山口查水沙連各社

番內惟水裡社番骨宗最為兇惡而附助為惡者

係哈裡難社一居南港一居北港吳昌祚等酌量

分為南北二路吳昌祚帶守備戴日陞張文耀等

領兵番從南路而入參將何勉原任淡水同知王

汧帶兵番從北路而入所過番社不許弁兵一人
入寨騷擾又先遣熟番林三等入山曉諭各隣近
番社令官兵所勦者止水裡社行兇之惡番骨宗
等與助惡之哈裡難一社與他社之番無干爾等
不必驚怕但自歸誠向化必行寛撫若敢助惡必
行併勦令其傳諭隨於十二月初三日二路之兵
分行前進茲據吳昌祚報稱本道帶兵入山後隨
據前差之林三等帶決里社土官阿龍領社番迎

接歸誠次日進至武骨納又有緦麻丹社土官田
仔帶番壯歸誠初七日兵至外𡊮甲地方土官阿
龍帶毛啐社土官卑臘同番壯歸誠初八日隨著
守備戴日陞等帶兵登嶺而進本道領兵進至水
裡社對面湖邊扎營隨有北路帶兵之參將何勉
領兵來會據稱哈裡難社番兵到盡皆歸誠留同
知王汧把守其地何勉帶兵前來會合等語當遣
何勉仍回哈裡難社同王汧料理未歸各社隨有

守備戴日陞禀稱帶兵前進直抵番巢放鎗攻擊兇番越嶺逃散進至骨宗所居寨内伊等各皆逃去所有搜出米穀散給兵番并將巢穴焚燬等情本道隨遣兵徧搜并令何勉王汧亦行會搜緝拏務獲骨宗等去後續於十二日晚有南投土官眉成交大霞等在山南深林内招出兇番骨宗併同惡之土官麻思弄押解前來十四日又據麻思弄引出伊侄巴老肉骨宗之二子拔思弄水裡萬并

該社逃躲夥番共十六名投出其來歸各社之番俱愿照額認餉不敢再行生事叩頭求寛各等情具報到臣等隨飛行吳昌祚令將各社順番詳細安輯胥宗等帶出山外拘禁臺府詳究其焚殺實情及下手殺人之番再定懲處其他處尚有曾經行兇殺人之番社亦應趁此兵勢懲戒撫輯務期永遠寧貼不可苛求太過亦不可草率完事飛檄示行外臣等謹將水沙連番社已經撫定情形先

行繕摺奏

聞再此次勦番御史索琳亦同深入山險水漲索琳與
吳昌祚俱不避艱難臣等不敢没其盡力之處謹

一併附

奏

朕觀所報情形猶不似一勞永逸景象番性兇頑反覆
無常務令料理妥協久遠平定方為盡善在事人員於
旋師後將應議叙者酌定等次具奏以聞

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暫留總兵辦理事務事竊照浙江提督已奉

旨簡放石雲倬給假尚未到任原定海鎮總兵張溥奉

旨調補南贛總兵其定海鎮總兵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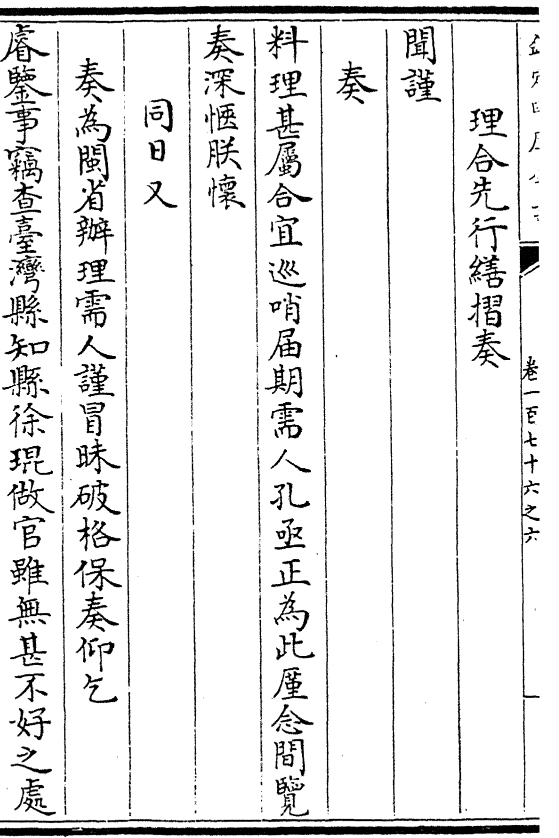
旨以臺灣總兵林亮調補亦尚未到任近黄巖鎮總兵

馮廷輔奉

旨革職臣查浙江通省提督及三鎮之中現在只有温

州鎮總兵邊士偉一人浙省地方營伍既需人料理而目下海洋漁期將近粤閩二省漁船紛紛向浙北上正姦盜冒託為匪之時廵查緊要之際原定海鎮總兵張溥現署提督又兼辦定海鎮事務若

簡調南贛鎮之部文一到即應起身赴任但浙省現在需人臣謹知照張溥如部文到時且暫緩赴任俟新提督石雲倬到任後再行交印起身所有情節



理合先行繕摺奏

聞謹

奏

料理甚屬合宜巡哨届期需人孔亟正為此廑念間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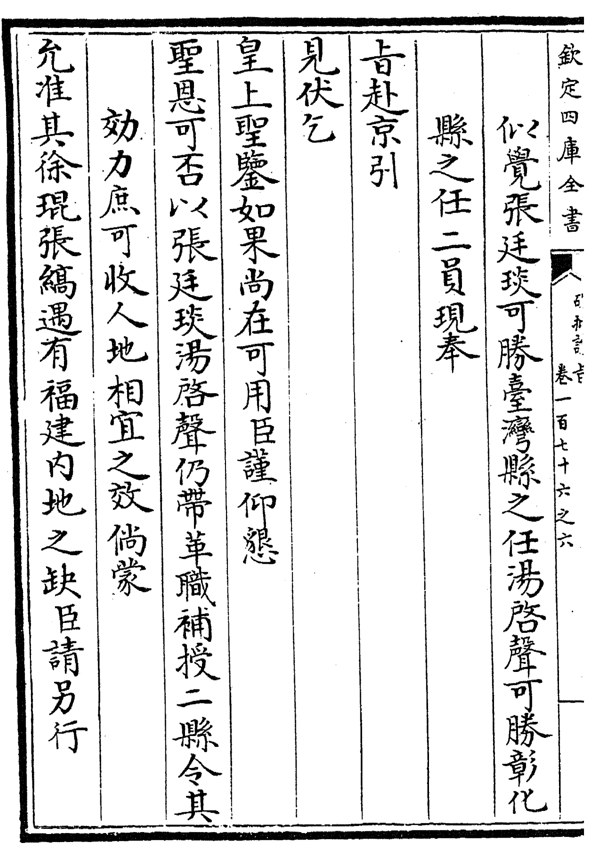
奏深愜朕懷

同日又

奏為閩省辦理需人謹冒昧破格保奏仰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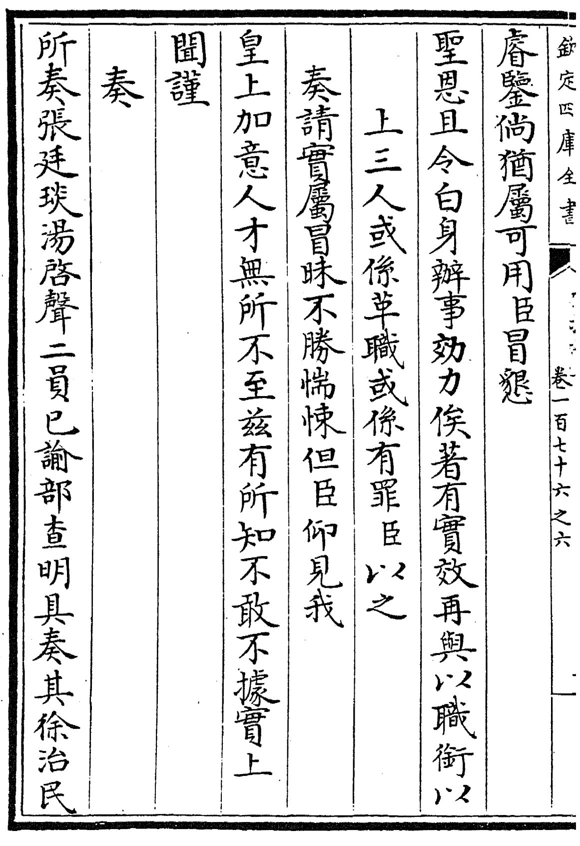
睿鑒事竊查臺灣縣知縣徐琨做官雖無甚不好之處

但頗任已見辦事恃才而欠斟酌彰化縣知縣張
縞操持尚好而年輕不甚諳練若調在内地儘可
教導望其成材而於臺灣彰化二縣人地均不相
宜臣於閩省屬員中留心細看止有二三人堪以
更調但所任亦俱係緊要之處又難移動令看得
原任福清縣革職知縣張廷玠在福清官聲頗好
性情和平且有識見又原任南安縣革職知縣湯
啓聲居官謹飭辦事細心此二員就臣愚昧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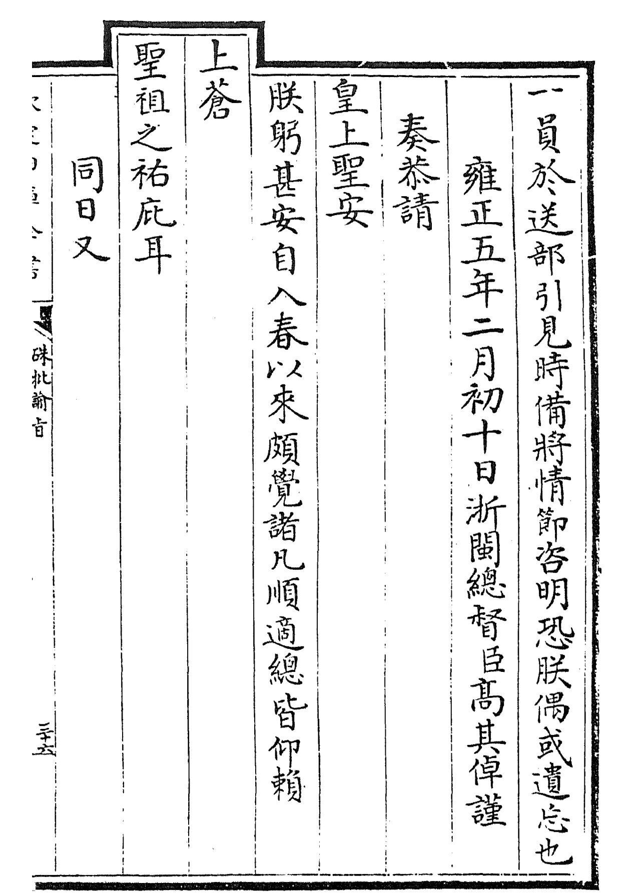


似覺張廷琰可勝臺灣縣之任湯啓聲可勝彰化
縣之任二員現奉
旨赴京引
見伏乞
皇上聖鑒如果尚在可用臣謹仰懇
聖恩可否以張廷琰湯啓聲仍帶革職補授二縣令其
効力庶可收人地相宜之效倘蒙
允准其徐琨張縞遇有福建內地之缺臣請另行

題補再臣看有福建被前督臣滿保題叅之原任詔
安縣知縣徐治民經臣審結定罪具
題在案雖此一事其不是在所難辭而臣細訪其在
詔安聲名至今百姓感激稱好臣於審理時見其
有才隨試以小事覺辦理井井有條於閩省形勢
頗熟似覺人才可惜可否懇請
聖恩俟事結後送令引
見仰祈



睿鑒倘猶屬可用臣冒懇
聖恩且令白身辦事効力俟著有實效再與以職銜以
上三人或係革職或係有罪臣以之
奏請實屬冒昧不勝惴悚但臣仰見我
皇上加意人才無所不至茲有所知不敢不據實上
聞謹
奏
所奏張廷琰湯啓聲二員已諭部查明具奏其徐治民



一員於送部引見時備將情節咨明恐朕偶或遺忘也

雍正五年二月初十日浙閩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恭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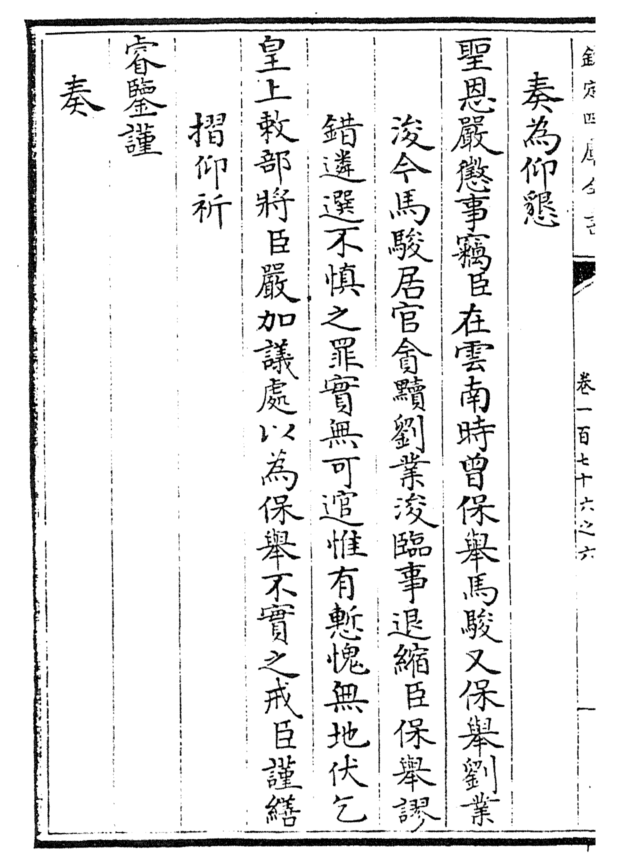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自入春以來頗覺諸凡順適總皆仰賴

上蒼

聖祖之祐庇耳

同日又



奏為仰懇

聖恩嚴懲事竊臣在雲南時曾保舉馬駿又保舉劉業

浚令馬駿居官貪黷劉業浚臨事退縮臣保舉謬

錯遴選不慎之罪實無可逭惟有慙愧無地伏乞

皇上敕部將臣嚴加議處以為保舉不實之戒臣謹繕

摺仰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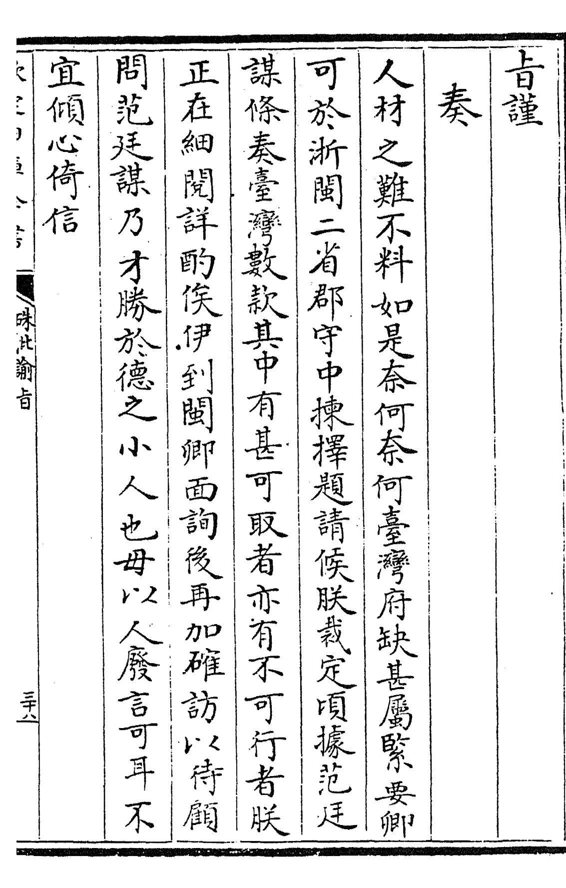
睿鑒謹

奏

劉業浚雖未經覲面馬駿於初見時原屬可取之材然
朕已識其不似端人人實難知安保終始不渝此等事
經歷一番亦未嘗無益將來庶不被屬員之所誑惑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臺灣府知府一官地隔重洋獨當一面緊要
之事不能詳候上司批定皆須先自決斷隨機料
理地方民雜人刁必得人地相宜之員方能妥協

辦理現任臺灣知府孫魯臣到任之初聞其操守頗好為人和平近看其買米補穀一節辦理竟無次第亦無斟酌又經管臺鹽頗為鬆緩鹽斤甚減於前斷理詞訟率多含混了事雖廉謹有餘而才具似覺不足於海外之郡不甚相宜伏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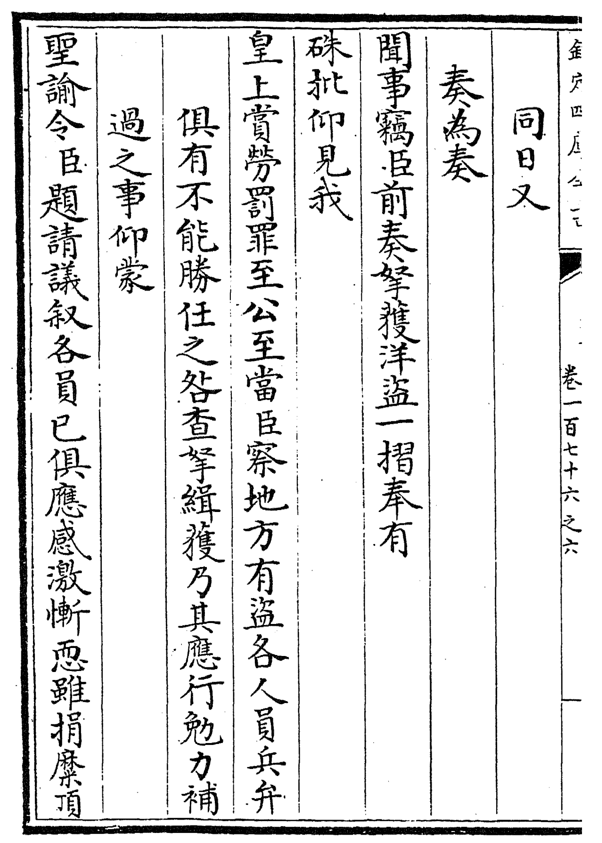
皇上簡用一才守兼優之員於臺灣地方始為有益其孫魯或調一海内之知府加以策勵再觀後效謹就臣愚昧所見繕摺請



旨謹

奏

人材之難不料如是奈何奈何臺灣府缺甚屬緊要卿可於浙閩二省郡守中揀擇題請候朕裁定頃據范廷謀條奏臺灣數款其中有甚可取者亦有不可行者朕正在細閱詳酌俟伊到閩卿面詢後再加確訪以待顧問范廷謀乃才勝於德之小人也毋以人廢言可耳不宜傾心倚信



同日又

奏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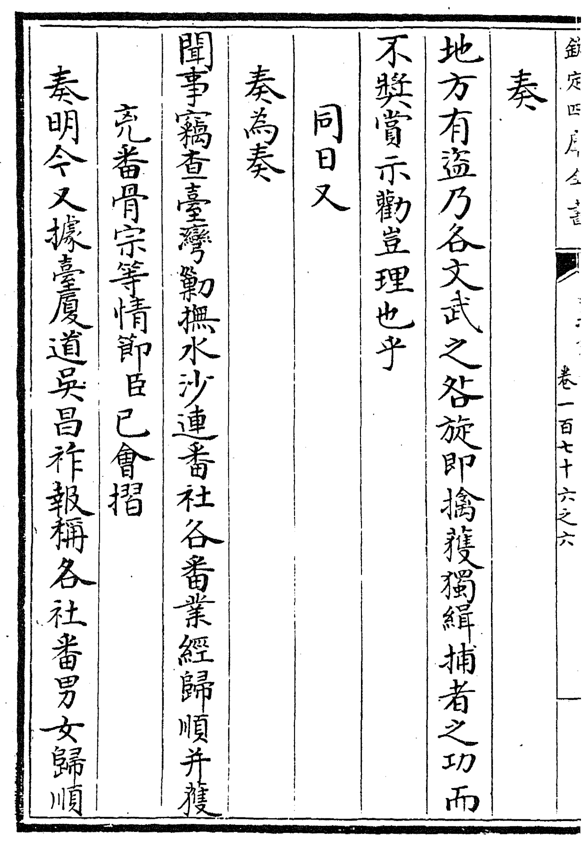
聞事竊臣前奏拏獲洋盜一摺奉有

硃批仰見我

皇上賞勞罰罪至公至當臣察地方有盜各人員兵弁俱有不能勝任之咎查拏緝獲乃其應行勉力補過之事仰蒙

聖諭令臣題請議敘各員已俱應感激慚悚雖捐縻頂

踵不足仰酬萬一何敢復請議叙臣謹將各員弁
兵丁拏獲各盜日期繕疏
題報伏乞
睿鑒再此案盜首陳會於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一日解
到福州經臣面訊并弔各盜隔別識認果實係盜
首隨遣員押解於雍正五年正月十二日據報已
到杭州收審各盜影亦俱到杭臣謹一併奏
聞謹



奏

地方有盜乃各文武之咎旋即擒獲獨緝捕者之功而

不獎賞示勸豈理也乎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臺灣勦撫水沙連番社各番業經歸順并獲

兇番骨宗等情節臣已會摺

奏明令又據臺廈道吳昌祚報稱各社番男女歸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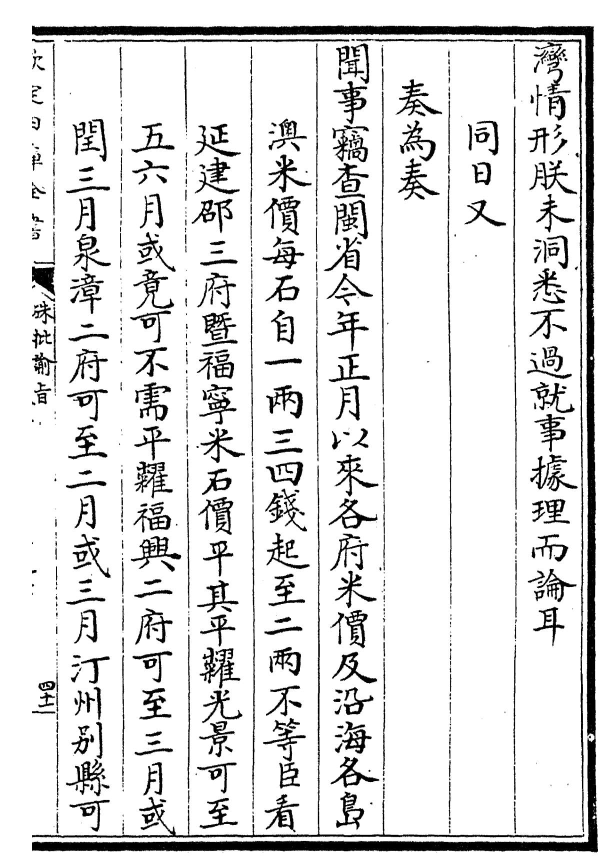
情願仍納番餉者共四千四十五名又貓裏眉內社及外社番衆巴里鶴等綑獻社內歷年行兇殺人之番一名阿密氏麻著據衆說即係前殺功加外委之人已解回臺灣府詳審等因到臣又准巡臺御史索琳咨稱北路之番已經定平其南路之傀儡社番亦多殺人應趁兵威進勦且不過用兵二百名番三百名即可辦理等因到臣臣查傀儡社番亦有燒殺之案應加懲戒但二三月內恐山

中水發兵番難行隨飛行臺厦道吳昌祚酌量如可行即行辦理懲戒若天時不可進山勦懲即暫停止俟再酌量而行臣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俱悉但此種番夷與禽獸無異地方文武若不得人不能時時留心恩威互用令其知感知畏則懲戒之舉方興未艾似非如是一勞而遂可享永逸之慶也臺



灣情形朕未洞悉不過就事據理而論耳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閩省今年正月以來各府米價及沿海各島澳米價每石自一兩三四錢起至二兩不等臣看延建邵三府暨福寧米石價平其平糶光景可至五六月或竟可不需平糶福興二府可至三月或閏三月泉漳二府可至二月或三月汀州别縣可

至閏三月四月長汀上杭永定三縣可至二月或三月此外各沿海島澳惟烽火地方米石價平可

計慮如是周到朕無顧閩之憂矣

遲至四五月其餘廈門金門銅山海壇雲霄南澳等處俱在二月三月即得平糶臣已將各處地方就其緩急分頭預備南澳去省頗遠米價最貴臣於去年十一二月內雇覓海船運到米三千石先行接濟今又續運米三四千石前往交鎮臣聶國

可謂詳悉妥協之至

瀚經收照管漳州府及各屬縣并銅山雲霄亦屬

緊要查府城各縣共現存穀六萬石臣於去年十月已運到穀一萬石令又運到穀二萬六千石又運到銅山米一千石雲霄米一千石泉州府及各屬縣并廈門金門海壇緊要與漳州同府城及各縣共現存穀六萬石臣於去歲十月運到穀一萬石令又運到穀一萬石又米一千石又運廈門穀六千石米一千石金門米一千石海壇米一千石汀州府之長上永三縣情形亦甚緊要但山峻河

小水陸俱不能運福州即有穀米顆粒難到然汀州府及各縣本處積穀尚有實貯者十餘萬石已可支持臣再四思維遣員到江西買米運濟又遣員將江西應撥五萬石之米内由贛州府雇船運一萬五千石到古城地方再搬過七十里之山路即可到汀州所有三縣之地有限此米穀即可以接濟平糶無誤又興化府及二屬縣現有實貯穀二萬餘石臣於去歲已撥運米一千石令又運米

四千石福州府現有實貯穀十萬餘石又有現在
撥運江西之米三萬餘石接濟省城可以充給其
各屬縣俱收成頗好不急待平糶惟連江縣去歲
被水亦需平糶然所需不多易於接濟此現在各
府之情形此外又有蒙
聖恩截留浙江漕米易穀二十萬石令浙撫臣李衛已
料理由海運穀十萬石計日可到可濟閩省急用
又臣商之李衛在温台動閩省庫銀買穀四萬石

運閩今亦已買運此皆可剋期到閩者已有穀十
四萬石臣前就福州漳州泉州汀州興化各處情
形計算所運所存之穀米福州者可平糶到四五
月漳州泉州興化者可平糶到閏三月盡廈門金
門銅山海壇雲霄者亦皆可平糶到閏三月盡浙
穀約計三月閏三月必到加以臺米五萬石分撥
欣悅覽之
各府即可平糶至五六月間已可支持江南省仰
蒙

聖恩截漕米易穀二十萬石近聞江蘇撫臣陳時夏欲
實運十萬石到閩尚未聞上船之期其到來之期
未能計定大約速則四月遲則五六月福省情形
今年早稻若好則不需江南之米亦可以支持若
又經嚴飭矣諒必如數發運
江南米到更為有益但米之與穀實有不同閩省
潮濕蒸熱穀則可糴可存米則難以久貯福建米
穀艱難即一粒之米非容易到來者應十分貴重
愛惜今歲即須預籌來歲地步臣原意以米平糶

留穀備貯令浙江之穀到在三四月間正當平糶之時不得不糶江南之米到在五六月間及可以不糶然恐難存又有不得不糶之勢此事為可惜臣再看到來之米之光景詳細計慮如若可存臣必設法留存以備積貯至臺灣運米一節去年仰

好

荷

聖恩於每年照常運米五萬石之外又添運米十萬石又臺灣倉穀未買補者數十萬石又臣請開臺米

之禁令泉漳之民販運接濟奉
旨准行欽遵在案臣恐三事並行臺灣係一隅之地力
不能支隨行令臺灣道府及各縣酌量該地米價
情形如可買若干即買若干如不可買即據實詳
覆再行酌量即發臺灣買米十五萬石應需價腳
銀一十七萬四千兩臣止令先運過臺銀七萬兩
買購照常之五萬石餘銀陸續運往俟臺灣覆到
可買時然後再令購買近據臺灣府及各縣詳稱

臺地米價頗貴至今不減所加買之米十萬石又應補之倉穀俱請停買又泉漳之民買販者亦請停禁等語到臣臣思臺灣原係產米之區去年又有八分收成且米穀現尚未買何至價昂細訪其故實因府縣不善辦理先行封莊買補倉穀既已張皇而臺地之民姦狡者多即串通各業戶將穀

深得所以然之情矣

石匿藏暗中擡價遂致束手無策臣今通身計算就閩省現在之情形及各處運來之米穀福興泉

漳汀并各海澳今年之平糶臣儘可以接濟無虞臺灣若不就勢變通照顧料理不但米穀究不能買而彼處兵民反受米貴之累臣已會同撫臣毛文銓大張告示諭知各民臺灣運米一節除每年所運之米五萬石仍照常運送外加運之米十萬石竟行停運買補倉穀一節惟臺灣本地恐四五六月亦需平糶應於三縣之中共買補穀十萬石以備平糶此外一槩盡停買補至泉漳之民買販

所見甚是

是極原不當禁此一節料理甚屬得中百凡但能以中
一節臺地之民必有餘方賣泉漳之民必價賤方
字為準焉有過不及之失
買原係彼此兩愿應聽其自然無庸示禁并行知
是何言歟竟行停止何罪之有內外大臣果皆肯如是
道府各縣在案所有臣竟行停止之處實屬罪戾
盡心竭力冒罪而行朝廷無可罰之人矣一切諸務悉
但因事勢不得不然伏乞
應似此權宜變通而為之方是假若毫無情故草率孟
聖恩鑒宥至臣不停止買販一節之意臣細查去年臺
浪任意更張則又當一論也
地有收民間自行買販實可得米且所販出者亦
固執通融二義本屬對待但論合理與否耳
不甚多又泉漳各處之民性輕往往為虛聲所動
若聞臺米尚在開禁即臺米並未到其地民間藏

穀皆肯出賣米價即不增昂若一聞臺米禁出即

朕亦

留米不賣人情即不能安臣酌量情形不得不兼

如此想何因致於匱之

顧料理再臣所料者臺地之米本非乏少不過因

串同擡價欲勒各官貴買令一槩停買則其計不

行臣揆其勢必反賤減俟其賤減之時臣再酌量

此番

作用不但目今其計不行兼可杜絕將來小人之

覬覦

設法辦理可買仍酌行買補如不可行臣不敢孟

浪再前奏

旨令葛繼孔運米一萬石到閩令葛繼孔已到先運到

米六千石臣已分發各處接濟其四千石據稱隨後再行買運等語又現今各府麥子所種甚多長發極茂人情甚安臣之預備亦已頗周謹將各項情節詳細繕摺奏

聞又臣前遣員齎庫銀五萬兩往江南買米今聞江南被水者數處恐未必能買臣查現在情形此米不得亦可辦理謹一併奏

聞謹

麥雖長茂仍需雨澤均調總賴上蒼之祐庇耳近聞閩廣墾藝不盡地力率多種樹以趨利其實無益朕為此降有諭旨即日由部頒發但亦難以法強須飭諭各該有司從容勸導愚民實力為之方始有濟江南光景尚可購買然亦難鑿定也

奏

覽

浙閩總督臣高其倬鎮海將軍暫辦福建巡撫事務臣毛文銓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等據興化府同興化協稟報據仙遊縣知縣蕭系閎右營遊擊胡璟報稱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據鄉保黃未顏德報稱本日將明之時有姦

民在大蜚山上聚人擂寺中之鼓關係地方等語
隨差官弁兵役拏獲鄭洞鄭官郭尾鄭貴劉冬劉
細顏二等又續獲陳烏一犯研訊供出係監生吳
漢起意為首有吳學林昆吳派巡鄭昭劉冬彭龍
孫二蕭引鳳等幫助欲同行搶劫轉邀陳烏鄭洞
鄭官郭尾鄭貴劉細顏二淩池林株林壽陳使官
吳開等又鄭昭轉招楊偉與吳漢一同為首蕭引
鳳陳烏亦串黃新另自為首轉邀朱成郭穆張佛

陳愛朱檜陳蕣等七人另自相隨吳漢楊偉等於十二月十七日夜各備棍擔欲行搶刦縣内富家黃新等亦到東門外因人少不敢行搶各散回家林昆等十四人又於十八日早到大蚩山上鳴佛前之鼓相約招人搶刦等供隨分行各處陸續將供出各犯按名拏到臣等現令布按二司會同研審外伏查福建此等風習極為姦惡似此兇徒必得當時示懲衆方知警臣等酌議將此一事一面

可保卿斷不至於寬濫
繕摺奏
聞一面細審務令的確不敢濫及無辜即將實在創意為首之人及情重者在本處傳齊衆民曉示一番令其眼看立斃杖下其餘為從者雖加嚴處但留之本處有親友黨類難免惑動請仍
甚當
題結充發臣等就愚昧之見料理伏乞
睿鑒再吳漢係監生不候咨部革除即行杖斃及將首犯杖斃餘人
此等料理朕實嘉之朕非好殺之主也須知亟四兇誅

少正卯亦出於不得已耳但當審度輕重不涉造次斯無遺憾雖與例不合而與理相符何妨乎

題結均與例不合　臣等實因欲懲戒地方惡習起見

謹一併奏

聞謹

奏

知道了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六之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江潮